

堅

清

褚稼軒著

瓠

集

第九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堅瓠九集序

揚子云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之仲尼說鈴也則似經史外不應
妄有著述然古今事類實繁道理無乎不寓識大識小正以互見為能博聞強記之
中多有怡情悅性之事談道者所弗嘗也姪稼軒湛於經術辨論異同而才情博達
尤好搜揚軼事於羣書中鈔撮靡遺諸凡聞見所及可以揮麈尾佐浮白者無不以
三寸之管屬辭而拮據之其將續雜俎之編而築野史之亭乎堅瓠之集雖屬小言
而雜而不越纖而不詭筆歌墨舞事足以垂鑒語足以解頤宜其引人人勝令觀之
者應接不暇也其命名則何居離騷喻幽人於草木連珠比貞士於匏瓜是不謂然
姪初就家塾吾兄名之曰獲有樹寂樹人之思邈年來自傷困頓不能為得時之稼
達其甘芳遂懼落無庸故寓意於書以示慨焉因之一刻再刻紙墨遂多謂是綿
綿瓜瓞將引蔓以長養之日新而月異庶屈轂之瓠不終為田仲所棄矣乎
康熙壬申夏四月朔吉日

松吟老人倉書家漫筆

聖叅九集卷之一目錄

子瞻前後身

市語

開恩止謗

感古篇

聖主異徵

詭譎秀才

元宮女

偷桃

賢人心肝

金肚皮

李鄧感歎

黃毛野人

遮陽帽

戴巾之濫

航船

浙將納妾

滑氏構第

僧母有悟

楊夢羽詞

周公如斗

喝潮王

疫鬼避大家宰

黃子野

沈石田詩

甘貧啜粥

盜發穢塚

征途樂石

丘瓊山

翻韻詩

陶真

毛穎後傳

歌詞

鐵樹開花

海紅花

返壁

西施有施

梅香苦

胡梅林對

伍像

吳淞江

要離墓碑

紙簫

四美

先賢擊奸

戒子詩

羅羅

胡可泉門聯

塵勞詩

嘲北地卷曲中

劉祭酒

給事尚書

白土書門

喜事

史館賦詩

高唐雲雨

鬼觀戲

以姓相嘲

楮先生傳

愛閒

詩似吃語

五色五味

堅瓠九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纂輯

子瞻前後身

袁伯修云。蘇子瞻前身為五祖戒。後身為徑山杲。董道周云。按子瞻卒已歲。殉延陵。而妙喜實以己巳生。豈先十餘年。子瞻已托識他所耶。總是一箇大蘇。沙門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及開長公外紀云。在宋為蘇軾。逆數前十三世。在漢為鄒陽。子瞻入壽星寺。語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其甍也。吾郡莫君濛。復有紫府押衙之夢。余戲為語曰。大蘇死去忙不徹。三教九流都扯拽。縱好事者為之。亦詞場好話柄也。

市語

委巷叢談。杭人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多不能解。又有四平市語。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霸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小為消梨花。大為朶朶雲。老為落梅風。然義意全無。徒亂觀聽。不若吾鄉市語。有文理也。一為旦底。二為斷工。三為橫

川四為側目。五為鬻丑。六為撒大。七為毛根。一作八為入開。九為未。十為田心。

開恩止誘

委巷叢談。錢武肅王開國日。頗役士卒。怨譴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纜了。又開池。武肅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纜罷。又冬衣。士卒見之。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感古篇

元末。越人王經有感古篇。可稱史筆。其詞云。吁。嗟乎。元季禍亂相糾。纏羣雄競用力。干戈

易麾。拳妖徒白蓮社。僭號於其間。韓山童子林兒。僭號龍鳳。居亳州。奔走無定在。不啻風巢懸。天假京都

城累表。請伊逸。高皇定鼎金陵。遺廖永忠奉表請林兒還都。舟沉瓜埠水。魂應隨杜鵑。林兒舟至瓜埠。永忠誓舟家屬溺死。宜興楊

統制。名與其義亦堪憐。興言感龍鳳。連貶弗自全。興與間舟沉。歎言常存林兒後。賊景東千戶飲藥死。永忠肇此圖。伯

温炳幾先。謂彼牧監子。寶曆當聖傳。大事從此定。皇心良皦然。尋賜永忠死。而楊蒙賞延

復興國之後聖神本天授。草昧久迤邐。依郭起靈跡。歸韓亦從權。吳元改洪武。龍飛遂統天。陽

升燭火熄。神光照八埏。綱常一以正。天風掃敵羶。於茲聖繼聖。於昭億萬年。

聖主異徵

龍興慈記。高皇初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僧遊。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儼然王者氣象。殺小犢煮食之。挿犢尾於地。誑主者曰。裂地陷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以為真陷也。後在寺時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我掃。足即起。鼠傷燈燭。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當今世主遣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高皇曰。戲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主僧禁縛之塔下。高皇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詭譎秀才

崇仁吳徹字文通。雅善吟咏。為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及高皇討友諒。友諒遣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皇素聞徹名。令題天閑百馬圖。徹上詩云。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推。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徹雖為友諒所遣。及瞻天表。知天命有歸。故為是言。高皇度其不為我用。欲間疎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字於徹面。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

形容而可為我賓師者乎。徹遂棹小舟而遁。後友諒敗死。子理奔武昌。高皇忿其城不下。將屠之。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召入。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徹復進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皇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乃寢。

元宮女

逐鹿記。元宮人至京。令給後宮。一女不屈。高皇言爾即守節。何不死於元亡時。女曰。願明一言而死。為有名鬼耳。高皇給筆硯。女書云。君王慧性被奸迷。妾曾三諫觸閭墀。不能死守身先遁。致令鐘移社稷墟。擲筆觸石而死。高皇為之改容。

偷桃

金臺紀聞。偷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竊食之。王母曰。此兒已三度偷吾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偷桃矣。未知孰是。

賢人心肝

碧里雜存。明高皇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用賢人

心肝然後成。高皇將信之。入以語高皇后。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啟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為。高皇大悅。乃於國子監取而用之。鈔遂成。故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置尚寶司室中。永為定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金肚皮

金大節者。海鹽澉浦鎮人也。洪武初。為鄉老人。明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為之。天下官員。三年朝覲。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覲也。侵曉出門。行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行好。一箇金肚皮。言畢不見。大節憂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耆民無敢答者。獨大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高皇異之。擢為知府。果腰金云。

李鄧感數

芝蔴李既遁。髡髮為僧。天下已定。遊徐之永固河留連亭。題詩云。憶昔曾為海上豪。臙脂馬上赤連刀。此地斬分陳總管。彼時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常在。戰袍着盡又方袍。投筆三數有一翁。以舟艤岸。見李問故。

李泣下曰。我蕭縣李二也。起兵時。自謂天下可得。今乃匿跡緇流。暫免鋒鏑。為可悲耳。翁亦流涕不止。自言所謂湘鄉賊鄧文元也。避難隱名。作渡於此。二人沽酒酌之。思昔強梁。傷今狼狽。聞者感歎。

黃毛野人

方谷珍起兵時。造天台隱士周必達問計。周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為天子除道。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谷珍不別而去。周意珍復來。題詩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關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攜妻子入山谷中。明日珍果來見詩。恨不殺之。及事不成。方悔曰。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乃投水死。

遮陽帽

明制。士子入胄監。滿日許戴遮陽大帽。即古笠。又唐時所謂席帽也。吳文定公未及第時。久困科場。作詩咏之。有似傘難遮雨。如鏡却畏風之句。唐解元遺像亦戴之。

戴巾之濫

語窺今古。晉漢唐之巾。儒者之冠。明興。科甲監儒兼而用之。非真斯文。盡戴小帽。其後漸至業鉛。兼賦詩章者戴矣。邇來一介小民。未聞登兩榜而入黌宮。一丁不識。驟獲

資財。巍然裁其冠。翩然大其袖。揚揚平康曲里。此何巾哉。曰。銀招牌也。否則曰。省錢帽也。一人僥倖科第。宗族姻親。盡換儒巾。曰。蔭襲巾也。諺有滿城文運轉。遍地是方巾之誚。安得科道一疏。釐而正之。不然。朝廷差巡巾御史。攬轡中原。遇則杖而裂之。不亦快哉。○崇禎末。有一人賣絲而業醫。家富饒。遂戴巾。人謂之樂師經。

航船

客座新聞。題夜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乘船便當街。渾身着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蓬出。攬梭下堰來。夜深相並處。爾擺我儂開。

浙將納妾

碣石刺談倭寇浙。某叅將統兵駐海隅。一巨室主人年五十餘。止一女。日夜懼倭至。幸大軍駐此。可恃無恐。因延將於家。令女出拜為義父。時部下有人見女極美。誘將納為副室。主人不肯。延及三日。夜二更。忽傳倭至。將統兵急去。至三鼓。見軍馬無數。將村中房屋燒燬殆盡。巨室夫婦俱死。惟存此女。將遂納為妾。竟未見一倭云。

滑氏構第

沙異志。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浩營第邑之南隅。夜半將上櫺。木工報以未及吉時。

滑冠帶坐俟。少假寐。夢群龍旋繞梁棟間。覺而私喜。未幾。子孫零替。將宅轉售同邑。少司空龔嘯齋。後有人作詩云。司寇緋衣坐室中。忽夢棟樑飛龍叢。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眼賣與龔司空。

僧母有悟

吹景集。閩某寺僧某母年老。屢無所歸。日止於寺之天王廟。從其子乞食。其子與約云。每食時。喚母一聲。須母應。乃下食。又須日織一草屨。如是者三年。一日織屨次。聞喚云。阿娘來。忽隨口出偈云。叫一聲來應一聲。應的就是本來人。如今不用頻相喚。萬丈寒潭徹底清。顧謂其子曰。無復須汝粥飯矣。遂伽趺而逝。

楊夢羽詞

水南翰記。常熟楊夢羽。儀。有撥不斷詞。菊苗肥。菖蒲瘦。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間侵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畫。心無縈。眉無皺。今朝過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主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氈依舊。

周公如斗

嘉靖甲寅。倭寇浙直。農民大半竄去。比其還。踰夏矣。歲大饑。中丞周石崖。直指周觀。

所如斗。交章奏請。盡蠲百姓租稅。詔從之。是歲民糧先輸者。悉以還民。曠蕩之恩。百世未有。吳中歌曰。蘇州一隻斗。救了萬民口。謂周公如斗也。按此可為上官處兵荒善後之法。

喝潮王

嘉靖中。寶帶橋海潮突至。散入同里。潮漸衰。如是者三日。江豚數百枚。隨潮上下。者幼皆異之。相傳此水。故與海接潮汐。如婁江陳黃門侍郎顧野王。見潮至。一喝而却。是後潮竟不至。土人稱為喝潮王。祀之。龐山湖潮驟來。倭寇之徵。平望殊勝寺。嘉靖初。殿壁最高處。忽有詩云。我在蓬山跨鶴來。老僧不在却空回。凡夫欲問菩提記。三十餘年化作灰。字畫奇險。寺僧怪之。及甲寅。寇至寺焚。獨壁上詩。字跡如新。

疫鬼避大家宰

碣石刺談。正統中。豐城李裕為諸生時。落魄不羈。時當春月。偶至外家。會其家大疫。婦翁卧病在牀。夢中間數鬼。私相告曰。明日有吏部尚書至。吾曹可謹避之。一鬼曰。試往厨下空罈中。少避可耳。翁覺而異之。次早。會李候疾造其家。顧李素貧窶。外家多不為禮。此日聞其來。翁亟請入卧內。不言所以。第令書吏部尚書封條數張。李愕。

然不知其故。強之再四。乃如命。書就。令將厨下空罈。重重封訖。拋棄野間。李亦別去。婦家疾疫遂退。翁亦就痊。後李果登景泰甲戌進士。成化中。仕至吏部尚書。

黃子野

榕陰新檢。唐黃子野字仲侯。官人。父周行賈於杭。子野年十三。從之。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見之。奮臂呼曰。能生得人者。子百金。於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值百金。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非孝也。遂去。為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任事。義其為人。陰倍其償。乃為小賈之息。久之。既蓄藏。以其半為親甘毳費。以其半散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見知於人。遂變姓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後任為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令福州觀察使物色之。得之岐陽江上。一男子扁舟披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早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俄而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為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任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壁立。几上惟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旦日雪霽。會傳

舍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

沈石田詩

沈石田詩云。揮金買笑逞豪英。自愧當初欠老成。脂粉兩般迷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裏桃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等閒趲倒戲兒棚。此詩足為少年蕩子之戒。

甘貧啜粥

宦遊紀聞解大紳官詞苑。食天厨。未至於屢空也。第水旱頻仍。歲遭荒歉。每甘貧而啜粥。一日有感。詠詩云。水旱年來稻不收。至今煮粥未曾稠。人言筋插東西倒。我道匙挑前後流。捧出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鉤。早間不用青銅照。眉目分明在裏頭。紉袴之子。不識歲之凶荒。而惟欲飽食終日者。可以省矣。○戒菴漫筆。載煮粥詩云。煮粥何如煮飯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詩亦淡而有味。一書作沈石田詩。近聞嘲薄粥詩云。薄粥稀稀水面浮。鼻風吹起浪波秋。看來好似

西湖景。只少漁翁下釣鉤。薄粥稀稀碗底沉。鼻風吹動浪千層。有時一粒浮湯面。野渡無人舟自橫。似從解學士詩中來。

盜發穢塚

輟築錄秦檜墓在建康。歲久榛蕪。成化乙巳秋。被盜發。獲金銀器具鉅萬。盜被執赴部鞫。未減其罪。惡檜也。司寇餘姚滑浩。大理姑蘇蔡西園。昂作詩快之曰。權姦構陷。孤忠殘。二帝中原不復還。恨無英主即顯戮。至今遺具江皋間。當時狗葬多奇寶。玉簞金繩恣工巧。荒榛無主野人畊。狐兔為群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行天誅。於戲浙上鄂王墓。松柏森森天壤俱。

征逐藥石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連連。此征逐藥石之言。

丘瓊山

震澤紀聞。丘仲深淹博羣書。而好為詭辨。其論宋朝人物。首推秦檜云。宋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為生事。論岳武穆。則以為未必能恢。

復其意見皆類此。後見西園雜記載瓊山弔岳武穆樂府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詞嚴而義正。與前論大不相同。允稱史筆。○弘治初。孝廟內宴。丘瓊山以內閣兼禮書。王三原以冢宰。各執己見論坐。遂不相協。適御醫劉文泰援例求進。王不許。劉遂疏。王短事。時論以丘嫉之。丘亦目王為好名。王遂自疏求去。物論譁然。有揭詩於午門曰。秦檜當年陷岳飛。宋家宗社竟衰微。如今丘濬排王恕。明主須當早見幾。後丘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曰。使我相公騎王公。負不義名於天下。非若也耶。何用弔為。則丘之詆抑善類。可見矣。

翻韻詩

諧語。麻衣黎瓘。南海狂士也。遊漳州。頻於席上喧酗。鄉飲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大笑。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折柳楊。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忤觸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

陶真

世之瞽者。多學琵琶。演唱古今小說。以覓衣食。謂之陶真。蓋汴京遺俗也。瞿存齋過汴。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昆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

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猶撥琵琶說趙家。

毛穎後傳

廣平申和孟涵光作毛穎後傳。微有寄托。亦滑稽之筆。可與前人江瑤柱羅文諸傳相比。其畧曰。穎以老病。謝中書事歸。而往來研山角上。愛防風山水。遂移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楮先生在剡。陶泓遷於端州。時時相遇。為方外交。適有人自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歎謂玄等曰。吾輩竭生平纂錄。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為他人有耶。因歎歎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厭之。擲不復顧。餅師酒媪或見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欣然為書。然書又潦倒不稱人意。其後穎死。而子孫繁衍日益甚。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珮玉襲紫。綺裘照耀江左。四方達者聞之。爭聘掌書記。先是穎懲己孤立被廢。命子孫十人為曹。所至遮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飾冒穎支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甲天下。

史氏曰。自楚漢遞興。能者皆起效一技。而穎獨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慕孤竹之遺風歟。然身悔而子孫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

歌詞

閒居筆記有歌云。水花兒聚了還散。蛛網兒到處去牽。錦纜兒與你暫時牽絆。風箏兒線斷了。匾擔兒擔不起。你不要擔。正月半的花燈也亮不上三五晚。同心帶結就了。割做兩段。雙飛燕遭彈打。怎得成雙。並頭蓮纜放開。被風兒吹斷。青鸞音信香紅葉御溝乾。交頸的鴛鴦也被釣魚人來趕。

鐵樹開花

星家年月支干。謂之六十花甲子者。以鐵樹開花得名。此樹必遇甲子年。方開花結實。碧里雜存載正德中。湖州王雨舟濟云。於書中曾睹此說。後官橫州別駕。親見此樹。在一指揮人家園中。其人言。在我明洪武十七年。正統九年。弘治十七年。三開花矣。今當於嘉靖四十三年再花。信書中所載不誣。惜不記所睹者何書。按鐵樹即紅苴樹。我郡東禪寺中有之。天啓甲子開否。無從考究。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其花盛開。結實纍纍。七修云。鐵樹遇丁卯年則花開。

海紅花

七修類纂俗以紛紜不靖。為海紅花。按海紅花即山茶也。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自

冬開至春。其葉與花叢雜蓬鬆。不見枝幹。故謂紛紜不靖也。劉菊莊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古山茶詩。淺為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玉茗即楊妃山茶。粉紅色都勝。乃寶珠花。極紅而葉綠。大朵為山茶。小朵為海紅矣。近又見白寶珠山茶花。最大潔白可愛。父老云。即古所謂菱花是也。

返璧

今人於所餽遺。有不受者。書帖曰。璧謝。蓋本左傳。晉公子重耳至曹。曹公不禮。僖負羈餽盤飧。其妻寘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故書帖曰。返璧。或者新其詞。曰。完璧。曰。歸璧。甚至曰。歸趙。則用蘭相如事矣。夫秦恃強詐而取趙璧。相如以死爭。懷璧歸。此何等事。乃施於和好之交際。不亦悖哉。

西施有施

范少伯扁舟五湖。為千古風流談柄。鴻烈解云。湯敗桀於歷山。桀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則是扁舟麗人。少伯已落第二着矣。烏程董遐周斯張戲成一絕云。湖上桃花豔一枝。黃金鑄後杳何之。君王不比鴟夷子。載得西施笑有施。按國語云。桀伐有

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西子姓施而妹喜亦施姓。皆扁舟遠遁。古今事之巧合若此。使後之亡國者。若陳李後主諸公。早辦此同舟之策。可無入景陽井與宋宮矣。

梅香苦

群談採餘載李一松婢妾詩云。梅香苦。梅香之苦憑誰訴。赤脚蓬頭年復年。青春漸
漸忙中過。汲水昏隨虎隊行。拾薪曉踏雞聲破。夜績無更身上衣。採桑空望蠶絲吐。
剪燭成灰恨怎消。見花血淚盈盈墮。飲食烹調戒弗嘗。不諳食性頻遭怒。昏倦欲眼
不得眠。事冗日長半飢餓。勤家未必主翁憐。淡粧亦被嬌娘妬。纖毫有犯罪莫逃。毒
手老拳不知數。羅幃內外冷煖分。咫尺風光相辜負。殘燈明滅更漏長。破絮無溫片
板卧。開眼他鄉無六親。自悲自泣憂滿肚。

胡梅林對

胡梅林宗憲在浙。招致諸名士。如徐文長輩。皆在幕中。一日。胡與一尊官周姓者飲

於舟中。執壺者偶失手。傾其酒。周忽出對云。瓶倒壺胡撒尿。蓋胡素有失溺之疾。故
嘲之。胡一時無以復。左右急傳入幕中。即對就。私達於胡。及發船。故令舟人以枕作
聲。胡乃曰。吾有對矣。枕轉舟。放屁對既工。適足答其侮也。

伍像

塵餘盤門伍相祠。舊本立像。知府況伯律鍾入廟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坐像。既而毀舊像。中有石刻字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二兄謂况也。

吳淞江

見聞錄。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湮海龍王。人謂其工難成。隆慶中。巡撫海瑞。倡議開濬。任其事者。松江府同知黃成樂。蘇州府推官龍宗武也。時兩月不雨。即日奏功。其謠始驗。

要離墓碑

要離墓在吳縣西四里。閶門南城內。吳地記云。在泰伯廟南三百五十步。府志云。相傳在今梵門橋西城下。先時有童謠云。要離高出城。天下動刀兵。萬歷間。有高兵備名出。見古蹟不可無以表之。遂立一碑。古要離墓。後書東海高出題。南濠一帶。皆望見此碑。且姓名巧合。而流賊漸起。亦異哉。

紙簫

汪鈍翁說鈴。閩人有捲紙為簫者。周侍郎亮工得之色如黃玉。扣之鏗然。以試善簫。

者無不稱善。或題之曰。外不澤。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室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後以贈劉公勇。公勇為賦紙簫詩。

四美

四美。人皆知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劉越石詩。之子之往。四美不臻。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又韓退之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患不多。思議患不明。患足己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先賢擊奸

鄭龍如耳新。天啟間監生陸萬齡。請祀魏忠賢於國學。及忠賢敗。萬齡解刑部。過聖廟。日將暝。見澹臺滅明及周程二夫子。子羽指萬齡。詈曰。女侮先聖。倡邪議。建逆祠。峙聖廟。致各省聞風效尤。吾黨木主。半在泥坪。我抱千金之璧。不懼蛟龍。何有於爾輩。及魏忠賢哉。爾輩自有王法。我君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從者但見萬齡匍匐請罪。形像不見。遙望惟紫雲瑞靄而已。又史略。監生張某。疏請以忠賢尊並孔子。一日入國學。驟病。自言為子路所擊。遽反。死於途。

戒子詩

駒陰冗記有張總戎善吟詩嘗作誠子一章人頗傳誦銀燈剔盡自咨嗟富貴榮華有幾家紅日難消頭上雪黃金都是眼前花時來言語風行草運去田園水搏沙寄語兒曹須勉力各人尋箇活生涯

羅羅

隋煬帝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顛簇小娥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胡可泉門聯

迥旃瑣言胡可泉知蘇州日揭一聯於門外云相面者算命者打抽豐者各請免見撐廳者鋪堂者撞太歲者俱聽訪拿

塵勞詩

駒陰冗記饒有省祭官京居日苦塵勞作絕句云碌碌庸庸立世間朝來直到睡時閒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

嘲北地卷曲中

長安客話金陵陳大聲鐸嘲北地卷曲中曰門前一陳驪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

去馬蹄香。綿襖綿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寬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鬢髻高尺二。蠻娘。那裏有高髻雲鬟宮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劉祭酒

諧語。戴明英廟大獵。從官皆戎服。弓矢以護蹕。應制賦詩。劉祭酒某。誤以瑀弓為弓。瑀。太學生。貼詩於監門。云。獵羽楊長共友僚。瑀弓詩倒作弓。瑀。祭酒。如今為酒祭。銜官何以達廷朝。廣東舉人王佐復上詩於劉。云。樂羊終是愧巴西。許下維聞哭習脂。豈是先生無好句。弓瑀何愧古人詩。以為能得司成之喜。劉覽之愈怒。後王佐刻桐鄉詩。具載此首。遂大傳其事。

給事尚書

墨莊漫錄。胡成公。世將為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子公。燾。同事。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趨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同音。久之。未有其對。

後李似矩彌大自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為宣撫使。為賊所寤。趙次張九齡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取常輸同音。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為的對。明夏周二公謔語本此。

白土書門

暖姝由筆。今人訪友。偶無名帖。及乏紙筆。輒取土塹。或石灰。書其家壁板。某人來拜。此俗事耳。吾子行閒居錄云。蔣洎字景裴。居葛嶺寶勝寺東廡。名公士夫多詣之。每一入城。終日歸。而白土書門者又滿矣。

喜事

今婦女裙帶忽脫者。俗謂之腰歡喜。與燈花鵲噪。蜘蛛垂絲墜人衣中。俱有喜事。唐權德輿玉臺體詩云。昨夜裙帶解。今朝蟄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則知相傳已久。

史館賦詩

蒹葭堂雜抄。徐武功在史館。修何尚書文淵事。賦詩云。溫州太守重來歸。昔何廉退今何違。卻金館在已如掃。掩月堂寒空掩扉。人間固有假仁義。天下豈無公是非。老

夫泰秉春秋筆。不作諛詞取世譏。

高唐雲雨

戲瑕。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瑤瑁筵。此類甚多。相沿不改。遂為填詞家借資。然使正訛而作懷王。恐不成佳話矣。

愛閒

春風堂隨筆。宋呂文靖題鏡湖天花寺一絕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是閑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因取愛閒二字。署山居一軒。

鬼觀戲

西樓野記。弘治癸丑。湖州俞氏梨園。一日抵暮。有人持燈至曰。吾乃嚴尚書府中。召汝今夕演戲。隨出白金半錠授之。諸優如召。從至一大廈。雕梁畫棟。席間章縫畢集。命演趙盾故事。直未許。鳴金戲畢。天明。乃一古廟。問之土人。云是國初嚴尚書舊遊地也。○順治戊子。有呼優人往鄉演戲者。至其地。已昏黃矣。座上賓主七人。皆裝冠。

博帶。非時服式。上坐者為楊解元。廷樞徐翰林。而主席則上方五通神也。為次者將納寵而宴客。坐次談及其事。楊公正言力阻。長者云。舍弟敢不從命。即諭從人喚回迎親人役。不必到某家去矣。其始衆皆昏迷。後乃大鳴金鑼。宮室人物皆不見。箱在曠野中。急收拾而歸。跡至其家。女方大病。而忽愈。優人告之。故其家感極。備禮往謝。楊仲子震伯以事之不經。拒而不見。

詩似吃語

封中錄有一詩似吃語。貴館居金谷。關扁隔藁街。冀君見果願。郊間光景佳。高階既激間。廣閣更交柯。葛巾久垂角。菊徑簡經過。

以姓相嘲

諧語。萬曆中。詹御史世講。入朝時未辨色。工部蘇主事雨。隨後至。蘇問左右曰。前騎為誰。對曰。道裏詹爺。蘇微語曰。詹之在前。詹微聞之。亦問左右曰。後騎為誰。對曰。工部蘇爺。詹使人訊曰。後來其蘇。○泰和曾給事前川作。與郭工部愷會飲。曾嘲郭曰。女犬羊之羈乎。虎豹之羈乎。郭應聲曰。爾何曾比子於是。

五色五味

新安張山來湖。五色連珠。青云眉掃。文君之黛。色過遠山。眼回阮籍之喚。神同秋水。赤云。忠聞鼎時之朝。心如其面。車上寒山之徑。葉勝於花。黃云。彭澤歸來。三徑猶存。秋菊上林飛去。一羣雅號金衣。白云。淵明乞食之時。逢人送酒。陶穀居家之日。喚妾烹茶。黑云。坡仙寫貌。不必覓其齒牙。李子還鄉。或且憎其面目。又五味連珠。酸云。魏武行軍。望梅林而止渴。王維覓句。走醋甕以沉思。苦云。越勾踐之沼。吳日惟嘗膽。柳夫人之教子。夜必丸熊。甘云。如食攬者。久咀味回。齒頰若有人兮。得道趣在中。邊平云。曹娥碑畔。字成盞白之文。子固詩終。句有搗薑之氣。醜云。留客有水晶盃。差堪一醉。引車惟青竹葉。競灑終朝。

楮先生傳

張山來有楮先生傳。會稽楮先生者。上世不知何許人。亦不傳其名氏。為人柔和。端整。有方潔稱。善屬文。識卷舒之義。不欲受汚流俗。高隱會稽剡溪間。自號楮先生。人因以是呼之云。幼時師事蔡倫。其所造就為多。居常與歙州羅文。緝人陳佺。中山毛穎。相友善。其出處必偕。而與穎尤莫逆。間有任使。隨所指畫。莫不帖然。從。即佺欲有所指於楮。亦必藉穎為介紹。獨於文為稍疎。後三人咸貴顯。羅封萬石君。毛授中書。

令陳拜墨卿。獨楮未嘗以尺寸長干謁於上。蓋自分草木同朽腐焉。一日上欲下求賢詔。命毛穎草創。陳佺珮磨羅文潤色。三人辭以臣等雖蒙任使。然三臣所為不能行之四方。臣友楮先生者。工於典籍。又能鋪集衆長。得若共事。臣等可藉以施功矣。上乃勅侍臣徵之。會稽楮方托體林麓間。與木石居遊。自以擣櫟餘材。辭不就詔。郡縣敦迫。繫維登車。至乃衣素衣。罄折見上。上以其樸素。顧而喜。拜尚書令。且笑之曰。白衣昔有宰相。今復有白衣尚書乎。解黃袍衣之。爾其體朕意。為求賢詔。楮謝受命。即展己之長。集數子所為者。加以敘次。皆成文章。上甚嘉焉。會遠方寇起。武臣咸議興兵。或謂興兵則多費。楮生善於辭命。使說之必降。上亦知先生能辦賊。趣之行。先生至。為之陳說利害。寇果延頸受命。報捷。上喜曰。楮生此行。賢於十萬師遠矣。嗣是四人以知舊同朝。戮力秉政。凡策文詔誥之屬。必僉謀始。各奏其能。而楮常沐異寵。名之曰柔翰。召見呼楮卿。顧性畏風。遇微颺輒戰栗。舉體搖動。不能自持。上憐而佩之。玉以為鎮。不數月。中書令以老懇謝政。墨卿又才盡壽終。踰年。萬石君亦以闕失斥歸。惟楮校書中秘。纂錄無遺。上時加眷顧。然文等已去。孤處無援。且有靈國鼠竊之臣。媿其才能。日揭短長。訐損於上前。上見楮體日薄。考之小事。漸復糊塗。乃令休

致以子領其職亦克繼父績而其族緣以宦顯者甚衆衣朱紫者不可勝計自學士大夫以至諸子百家皆與之遊處不能一日無之蓋其柔和端整猶具有乃祖風焉外史氏曰楮氏之先不知其所自出自先生以柔翰顯於世子孫遂爾繁衍間亦有逃禪者隱居金粟山聲價尤貴一支遠任高麗以時入中國其族大抵多壽輒有數千歲少亦數百歲云

聖諭九集卷一終

堅瓠九集卷之二

張元鑿

慈仁寺絕句

清涼寺壁詩

青雀詩

黃葉桐花

唐詞無換頭

鞋鞵稱兩

巡撫題署

二喬觀兵書

觀湖

酒評

濯手倚松

百歲坊

袁時兩先生

板隸

陳通判

曆日後甲子

木牛流馬

星變

官禁婦女燒香

打行

脉望

三西湖

買愁村

珮袋

官司俚語

陳諤解由

活取心肝

勛九梨

千家詩謔語

嘲王安國

常處士

改清明詩

太監吟詩

慧業先生志銘

大蘭王九錫文

冊虎文

龍圖學士

歲考生童

西湖冰合

看花諭

翰林諺嘲

徐淵子詞

撒酒風詩

三不要

高麗詩

勢利詩

鬼吟詩

楊妃襪

輕雲餘髮

土神作代

功名預定

雷震譙樓

神女贈詩

方干舊隱

李霜涯

詩刺貪徒

鬪草

乞巧

鄭唐詼謔

賀啟草詔



堅瓠九集卷之二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張元鑒

亦巢偶記張元鑒名國經。本嘉定婁塘人。少任俠好拳勇。皆稱婁塘張二偶為其青衿。所以辱。遂專心時藝。得補弟子員。與少年名士交。仍以拳棍俠氣著名。西樓記中胥長公即其人也。後以疑事繫獄。久而得出。年七十餘。將死。口占一詩曰。學書學劍兩茫茫。六十年來十萬觴。龍戰未休騎鶴去。且從冥漠看滄桑。時在鼎革初也。此詩氣概劃足。副其生平。

慈仁寺絕句

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兩絕句。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輦不來花落盡。涼鷹臺上鳥空啼。○新甃湯泉咽不流。繚垣欹側野棠秋。月明深鎖長生殿。夜半無人誓斗牛。詞意悽惻。真傑作也。

清涼寺壁詩

金陵清涼寺。壁上有詩。乃題贈一僧名掃葉者。其詩云。拈花久礙人天眼。掃葉猶留解脫心。何似無花并無葉。千山明月一空林。頗於宗門有會。不知誰作也。

青雀詩

夏子喬竦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呈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後善屬文為時所稱擢制科除館職數為御史糾劾竦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寄諫院張昇云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誰敢擬鴛鴦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人作彈丸

黃葉桐花

說鈴崔孝廉嘗得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王阮亭賞之目為崔黃葉院亭有和李易安韻蝶戀花詞長安士大夫稱王桐花固不可無崔黃葉作配詞曰涼夜沉沉花漏凍欹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閒愁即不共月移窻罅春寒重憶共衾稠無半縫即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

唐詞無換頭

南唐張泌有江城子二闕碧闌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又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問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黃叔暘云唐詞多無換頭如此詞是兩

首。故兩押明字情字。今合為一。則誤矣。

鞋襪稱兩

升菴詞品。高文惠妻與夫書曰。今奉織成襪一量。願着之。動與福并。量當作兩。詩葛屨五兩是也。無名氏踏莎行詞。按詞調寄步蟾宮末云。夜深着輛小鞋兒。靠着屏風立地。輛兩。古今字也。小詞用毛詩字。亦奇。

巡撫題署

明鄱陽劉芝陽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午夜青天一柱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可謂清風兩袖者矣。

二喬觀兵書

雪濤詩評有題二喬觀兵書圖云。香肩並倚讀兵書。韜畧原非中饋宜。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讀關雎。亦雅致可喜。

觀潮

熙朝樂事。杭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為始。至十八日最盛。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傾城往看。非謂江潮特大於十八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於潮神。而士女雲集。

甌倩幕次。羅綺塞途。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泗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逞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優人百戲。擊球鬪撲。魚鼓彈詞。聲音鼎沸。瞿宗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制詩。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線初看出海遲。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壚頭酒美勸人嘗。紫蟹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歧賒。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挿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猊飛裊夜香烟。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酒評

袁中郎既為觴政。復與方子公輩。以飲戶相角。因為酒評。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噬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孺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着勝地。袁小修如秋青破崑崙關。以奇服眾。

濯手倚松

碣石刺談浙省城南班巷。徽商吳某寓焉。商止一女。及笄擇配。未諧所願。萬曆己酉仲秋望後。夢龍戲爪水中。次日姚江徐應登。以儒士應試。畢偕友過商門。友指謂徐曰。此家貲財巨萬。有女求配。意得佳士。不計貧富也。兄縱未第。應試入學。非佳士乎。我素識其人。請為作伐。兄少俟。遂入言於商。商雖口諾。而意未允。其友曰。此兄在外。試一覘之。送及門。徐適濯手水甕中。商以符所夢。欣然許之。遂請友王成。友語徐。徐欲俟歸具禮聘之。商乃出金使質焉。及放榜。果中式十一名。辛丑成進士。○萬曆中。安慶劉尚志。以方伯告歸。適同年某督學政。兩子皆置劣等。劉不能平。使人讓之。督學送卷於劉。且云。年兄在家。何所事而不訓子。劉見卷大怒。遂萌蓄妾生子之念。薄遊揚州。偶至一所。見池上蒼松可愛。倚松盤桓。主人出見。大驚。訊知其意。遂以愛女許為妾。蓋夜適夢龍倚蒼松也。生子若宰。戊辰魁天下。若宜。丁丑成進士。

百歲坊

侯官林德敷。春澤。正德甲戌進士。戶部主事。遷員外郎。疏諫南巡。出守南安。生於成化庚子。至萬曆己卯。一百歲。劉中丞商御史為建人瑞坊。德敷謝詩云。翠旗谷口萬

松風喘息猶存一老翁。詎意夔龍黃閣上。尚憐圓綺白雲中。擎天華表三山壯。醉日桑榆百歲紅。願借末光垂晚照。康衢朝暮頌華封。又四年卒。子應亮。嘉靖乙未進士。以戶部侍郎侍養。年亦八十六卒。孫如楚。嘉靖己丑進士。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二。

袁時雨先生

我郡袁玄海一鯨。時廬山道濂雨先生。皆道學士。萬曆中。與先大父交最厚。一日袁忽曰。吾生平所不能及者一人。時問何人。袁曰。范文正公讀書醴泉寺中。啜菹粥。見藏金覆而不取。若子則不免動心矣。時曰。此事余猶能之。余所不能及者亦一人。袁問何人。時曰。司馬溫公夜坐讀書。侍婢俸茶至。問公曰。相公讀何書。公正襟對曰。漢書。此則余所不能也。財色移人如此。

板隸

蓉塘詩話。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今紙皂雖設。而隸卒之需索如故。名存而實亡矣。

陳通判

杭州陳履信。信任大理寺評事。陞我郡通判。在任二年。有惠政。廉而公直。正統十六年。年六十六。乞致仕。囊橐蕭然。某以重贖追送。毫無所取。郡人杜瑀以詩送之曰。公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贖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歷日後甲子

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言。歷日後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為當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所生年號。司天奉旨。遂為定式。不知何時又止留六十也。但年過六十。不見所生。便覺淒然有物化之感。太宗之處深矣。

木牛流馬

武侯居隆中。客至。命妻黃氏具麪。頃之麪至。侯怪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拜求其術。變其制為木牛流馬云。

星變

萬曆丁丑十月。有星孛西南。歷箕尾。光芒亘天。狀若練。氣成白虹。星家占言不一。適張江陵聞父訃。不奔喪。請留京守制。臺省及翰林文章劾奏。江陵諷中貴捏旨杖戍。

吳中行等。人情洵洵。且有榜帖揭之通衢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檢討趙

忠當盡。刑部主政沈恩孝中行道始全。編修吳蓄艾能醫病。刑部員外艾穆。元標欲轉天。進士鄒五

賢一不肖。千載定須傳。風聞宮掖始知江陵之奸。未幾居正死。籍沒其家。長子禮部

自殺。赦宥謫戍諸臣。復其官。星異遂滅。

官禁婦女燒香

康熙庚戌之春。巡撫馬公嚴禁婦女燒香。朱望子先生戲作竹枝詞云。城中名勝路

非遙。北寺玄都盡寂寥。灌口二郎任土地。一時香火半蕭條。大家行徑不尋常。遊

伴尼姑定一行。只此三春坐閨閣。菴中間殺女陪堂。巧將時服闢新裝。一任裁縫

索價昂。可惜月華裙製就。空教摺疊貯衣箱。高頭爭刷牡丹奇。時尚高髻名牡丹頭粘膩窮

搜草木脂。料得葵枝與桐樹。今年多剩梗和皮。虎阜春殘闌未開。山僧日逐麗人

看。而今無復撩雙眼。入夜應教睡夢安。施主佳人女奉陪。驅除先怕令如雷。四宜

堂後青窠內。遊客休將首更回。立墓四宜堂側內。春及尼留宿處。古刹名山盡寂然。畫船閒泊市湖

邊。天公似解閨中悶。積雨春光已半捐。

打行

亦巢偶記打行。聞興於萬曆間。至崇禎時尤盛。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貴介。亦有之中者。為行業身家之子弟。下者則遊手負擔里巷無賴耳。三種皆有頭目。人家有鬪鬪或訟事對簿。欲用以為衛。則先謁頭目。頃之齊集。後以銀錢付頭目散之。而頭目另有謝儀。散銀錢復有扣頭。如牙儂然。故曰行也。鼎革以來。官府不知其說。而吏胥又不曉文義。改作降字。但此輩惟得錢為人效力耳。何嘗欲人之降。此予少時所親見。今此字久而不變。故記之。

脉望

原化記。建中末。書生何諷。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言於道者。道者數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仙經云。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規。名曰脉望。夜以規望。當中天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蠹漏數處。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乃數服。

三西湖

蘇東坡連守穎杭二州。皆有西湖。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

可了郡事。及守杭。秦觀有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却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也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

買愁村

買愁村。在瓊州府臨高縣。南宋胡邦衡有北往常恩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斷魂。

珮袋

窺天外乘。玳瑁玉珮之制。原無紗袋。嘉靖中。世廟升殿。尚寶司卿謝敏行捧寶。玉珮飄飄。與上珮勾連不脫。敏行皇怖跪。上命中官為之解。而敏行跪不能起。又命中官掖之。赦其罪。因詔中外官俱製珮袋。以防勾結。縉紳便之。獨太常寺官以駿奔郊廟。取鏗鏘聲。不袋如故。

官司俚語

今世官司。各有俚語。以寓譏評。如唐校書與正字。俸祿微少。皆孤寒英傑居之。至騎驢入省。而太祝奉禮。月請明衣絹布及胙肉。俸祿倍多。乃公卿子弟居之。衣馬比校。正頗輕肥。時有語曰。正字校書。詠詩騎驢。奉禮太祝。輕裘肥肉。又春風堂隨筆。兵部

四司曰。武選武選。多恩多怨。職方職方。最窮最忙。車駕車駕。不上不下。武庫武庫。又
閒又富。他衙門尚多。惜不得其詳。蓋自宋即有之。元豐時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
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硯判。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北門。總是冤魂。
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南渡後。時事不同。又為語曰。吏勲封考。三婆三嫂。戶度金倉。細
酒肥羊。禮祠主膳。咬齏喫麩。兵職駕庫。酸薑呷醋。刑都北門。人肉餛飩。工虞屯水。生
成餓鬼。○國子監自祖宗來。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正德戊寅。陸儼山轉
司業。適祭酒缺。得旨署印稽考錢糧。其實空虛。典簿廳至起息揭債。陸問前祭酒石
熊峰云。自來如此。陸遂舉劾典簿王勤默之。適送供堂。皂隸銀至。色如黑銅。儼山笑
曰。正好謂之銅司業。聞之絕倒。

陳謬解由

癸辛雜識。陳古直。謬號野水。為越學正。任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途歸。偶憇山家。有
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耶。持茶飲之。問今將
何往。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缺。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柏
油。遂操杵臼。不復交談。陳異而詢於鄰人云。此傅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耳。陳

心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溪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老來一出為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活取心肝

宋太宗時。一宮女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殺之。然恐無所懲。皇城使劉承規會其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頒出。潛納尼寺中。遠嫁之。旋取猪心肝一具。盒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密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斤九梨

豫章漫抄。吾鄉諺云。觔九厘。觔八厘。以目時人之精慧者。言其思算無遺也。不知所本。弋陽德興產梨。最大。有至一觔九兩者。土人謂之斤九梨。斤八梨。以類言之也。

千家詩謔語

崇禎中。朱望子先生。館葑溪陸氏。鼎革後。亦時往。陸必留飲。一日從陸歸途。遇一友。問先生何來。先生曰。陸家留酌而來。先生亦問何往。友曰。今日舍甥女出閣。往家姊處送親耳。先生曰。然則子與兄合千家詩兩句。予則一水護田將綠繞。君則兩山排闥送青親來也。相與撫掌大笑。

嘲王安國

青箱雜記。王安國俊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中。與吳處厚同官洛下。嘗謂吳曰。子可作詩贈我。吳援筆戲之曰。飛卿昔號溫鍾鼉。思道通僂還魁肥。江淹善咬筆五色。庾信能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乏粉澤。誰料滿腹填珠璣。相逢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見詩不悅。

常處士

墨客揮犀。歐陽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作詩寄穎陰隱士常秩。其畧曰。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及致仕還穎。又贈秩曰。賴有東鄰常處士。披簑帶笠伴春鋤。既而王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秩遂起。先是歐公既致政。凡賓客上謁。率以道服華陽巾。便坐延見。秩授官來謝。公乃披衣束帶。正寢見之。明年秋。拜侍講。判國子監。有無名子改前詩作秩寄歐公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曰。昔日穎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

改清明詩

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盡失館。有人改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

紛紛。城裡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詩亦自然無少勉強。且清明二字。適符國號。為更合也。

太監吟詩

嘉隆間。內官薛某。採辦江南。喜言詩。因與士紳款洽。臨行。諸公以詩酒餞別。薛連道。你也做詩送老薛。我也做詩送老薛。眾揶揄之。而止。將解維。眾促吟畢。乃云。溪塘兩岸。菱花紅。盡是離人眼中血。眾乃歎服。

慧業先生志銘

鸚鵡生年不可考。范長公子範。以庚寅秋得之海上。其卒。則壬辰冬。長至前之九日也。長公精廬一椽。陳設圖史。茶鐺酒竈。無所不具。旁置鸚鵡。每賓客滿座。或吐佳言如屑。或歌名童麗語。鸚鵡即從旁婉轉唱和。若會心者。性尤喜雨時。或霖霖一晷。佐以淒飈。梨花寂寞。爐烟欲死。輒昂首鼓翅而舞。翠鬣低回。不啻玉人一部。霓裳羽衣。釵橫髻墮也。若深更沉籟。明月窺人。或鳴短琴。或吹紫簫。復出其長音餘弄。與焦桐枯竹相應。能令羈客拊心。孀姬飲血。長公絕愛重之。一時雅遊。無不知長公家有鸚鵡者。等於處宗之雞。逸少之鵞。元康之燕。龜蒙之鳧矣。一日。鸚鵡忽無疾而死。長公

悼悵。幾廢寢食。因檢開元時華清進御有白鸚鵡。上與王妃呼為雪衣娘。尋為蒼隼所斃。王妃傷之。賜瘞苑中。名鸚鵡塚。長公謀所以附麗其事於華清者。園亭有隙地。擇竹間一隅。壘石玲瓏。名花如綉。芳草如茵。盛以漆棺文綉。賓客黃君駿等。咸白衣冠而葬之。長公復憐其生平。以多慧自取。羈縻與同人為之諡曰。慧業先生。嗚呼。先生至是。可謂不負其明慧善聰矣。既葬。坐客有誇余以瘞鶴銘者。因即塚邊殘石。繫其事而勒之。銘。余銘不知視華陽真逸。孰為後先。然千古山陰墨妙。於今絕矣。華表遊魂。不笑鸚鵡為季之所得。孰與仲多乎。并為鸚鵡一慨。銘曰。汝舌如簧。而不免於銀鐺。汝身如綺。曾不得山居而巢處。吾葬汝以盈尺之棺。一坏之土。令汝差勝乎朝負青雲。夕調鼎俎。雖未永年。死得其所。

大蘭王九錫文

宋袁淑排諧集

隋藝文志作排諧

有大蘭王九錫文。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

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沉精。標群形於元質。體肥膈而洪茂。長無心以遊逸。資養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後世。此君之美也。白鬪彰於周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

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相與野遊。惟君為雄。顧群數百。自西徂東。俯歎
沫則成霧。仰奮鬣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茲
以覃恩。錫之冊命。世長遼東。永鎮亥市。○一名魯津伯。見夢燕相事。一名烏將軍。鄉
人。歲為將軍娶婦。有傳。又名長喙將軍。

冊虎文

王元美戲為冊虎文。制詔丞相白額侯斑勇。惟乃祖乃父。叔皮仲升。文武交暢。世濟
其美。以光有漢。君金天降嶽。樞星散精。少負雄氣。長炳文理。帝賚予以右弼。使婉於
青龍氏。彼不寧乃職。以干予之罰。君孜孜夙夜。秉德陪佐。出張爪牙。入幹股肱。祈父
召叔。惟君一人。今將奉君之烈。揚於大庭。其敬聽予命。君昔守宣城。黔首飽於芻豢。
不克樹義。乃改張舊服。閭右削迹。使君之懿稱。定被遐邇。君之功德一也。泰山之旁。
民迫苛政。聿來胥宇。君以法刑其三世。依依不舍。昔華旦東憲。鯨解伏誅。夷吾啟封。
伯氏沒齒。君之功德二也。梁益之間。保虫為災。婁如剪刈。道絕行李。君之功德三也。
東海黃公。詭妖挾詐。君神武逆折。赤刀不行。兇渠授首。君之功德四也。晉守至忠。衷
甲粟馬。冀逞其欲。君挾秘計。以授九尾之校。使異二噓噫。滕六降祥。逆折厥謀。種類

還定。君之功德五也。復有畸畷單約。盜太乙之寶。君迴照奮威。罪人斯得。陽貨之誅。光於前魯。君之功德六也。度索之山。鬱壘神荼。稟服大教。執除妖鬼。以供掃除之役。洞幽達遐。無所不靡。君之功德七也。君有七德。功實配焉。章以般般。視之眈眈。又篤啟象賢之燧。奔走禦侮。九有之內。羽毛齒革。輻輳閭閻。凡有血氣。莫不神明。豈惟予一人是效。昔尚父飛熊。在蒼鷹揚。繁纓垂露。革履彤弓。以大表東海。世世子孫。咸血食也。君之威烈。視彼有光。而封號不加。無以稱予一人之意。今遣御史大夫宋鶴。侍中胡紫。敬奉冊封君為南山公。進號素威上將。比於天子。扶桑之西。葱嶺之東。雁門之南。象郡之北。諸非國家湯沐者。悉以統君食邑。諸少鱗具。賜冠食邑。有差。有司毋得檢問。仍遣君養牛千頭。上尊糗糒五日。尚方致異味。予有不令之臣。曰神羊。恃其惠文。以陽排觸君。悉付之理。君其安意攝精神。加飯食。以佐予不逮。

龍圖學士

泊宅編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本閣學士。朝廷尤重。少除授。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祿香。得之號篤祿學士。運判將葵應。

副朱冲箕事得之。號作學士。越州通判魏崇志獲盜黃烏背得之。號賊學士。

歲考生童

吳復庵咏歲考生童。駐雲飛志氣軒昂。忽聽呼名直上堂。行走真舒暢。答應偏清亮。

唵花朶白銀粧。紅綾飄颺。鼓樂喧天。皂隸都稱獎。童僕跟隨也有光。等心下躊躇。名

姓纔呼意稍舒。如插雙飛翅。也有三分趣。唵領賞向前趨。絨花齊樹。鼓吹低聲。送出

儀門去。比上不足下有餘。等焦躁憂疑。兩脚高擡望眼迷。叫的無陽氣。應的無佳味。

唵高下總休提。過庭而已。鼓樂無聲。空把絲絛繫。無辱無榮寂寞歸。等真箇蹉跎。新

進高年各討饒。文字原顛倒。疾病應昏髮。唵自古法難逃。用撲作教。雖不傷腎。示辱

還堪惱。掩耳吞聲。忍這遭。等到此難提。失志消魂。落水難求。打聲如沸。賜打甘如醴。

唵那肯聽憑伊。從無此例。卸下衣巾。烏帽青衫已。半在黉宮。半社裏。等短數長吁。今

日頭巾是了期。戴你曾歡喜。別你何容易。唵老大總傷悲。原無意味。增廩多年。落得

添雙翅。出學歸田。任所之。等據狀申文。勉納銀錢。出學門。冠帶無風韻。名色無憑准。

唵贏得好傳神。烏紗白髻。頭角峥嵘。孫子應難認。問道尊官是怎人。等年老家貧。志

氣難伸。命又屯。要中身難進。要退心難忍。唵仔細自評論。這條路穩。完節全名。免得

親朋哂也不生員也不民

告衣巾

新進儒童文字粗知運偶通彩帳街前擁盤盒門前

送

喙氣象忒英雄價高聲重且請從容休得齊喧哄多少窮酸沒此中

新進到底成空

枉卻鑽謀囑托功貴的書爭送富的銀爭用喙兩考興匆匆一場春夢說嘴揮拳前

日何其勇今日裏抑尾垂頭不見踪

童生

西湖水合

委巷叢談元至正間西湖水合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厚冰徹底行人徑渡如長川風吹鹽池結陰鹵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水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仙

看花諭

田子藝於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名花猶美人也可玩而不可褻可賞而不可折摘葉一片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描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薰美人之目也解衣對花狼籍可厭者是與裸裎相逐也近而覷者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癡語曰寔逢惡壚無殺風景諭而不省誓不再請

翰林諺嘲

客座新聞。河東邢祭酒讓以錢糧累罷官。翰林諸公因作諺語嘲之曰。邢先生初入翰林。夢其鄉土神賀曰。玉皇若問人間事。只說文章不值錢。及官太學。復夢土神賀曰。喜中青錢選。才高壓俊英。迨錄事。又夢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皆用錢字。邢甚銜之。

徐淵子詞

癸辛雜識。天台徐淵子。似道初官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銳目淵子。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淵子賦一剪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却言淵子大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方言也。

撒酒風詩

友人傳撒酒風詩。

俗作殺朱望子先生云。合作撒。

言母舅撒酒風事。可佐一噓。詩云。娘舅常常撒酒

風。今朝撒得介兜兜。踢翻兩箇糖攪盒。踏恁一隻銀酒鍾。面孔紅來乾急迸。

俗音博亮切。

鬚鬚白得就。鬢鬢傍人問道像何物。好似跳條神馬阿公。

三不要

筠廊偶筆載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註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蚤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見者絕倒。

高麗詩

澠水燕談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豔吹。愧鄰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中白雪之音句。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使客。神宗顧問左右。青唇何事。皆不能對。問趙元老。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神宗再諭之。元老誦太平廣記云。有覩鄰夫見婦吹火。贈詩云。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裡面。恰似霧中花。鄰妻告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汝試吹之。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遙看烟裡面。恰似鳩槃茶。神宗大笑。喜其該博。

勢利詩

朱望子先生勢利詩云。看他勢利狀如何。諂笑腰彎與背駝。佳節大盤并大盒。良宵高宴又高歌。窮來即便交情絕。事到依然謝禮多。更有一般無用處。難將書帖送閻

羅不獨可資一噓亦可喚醒愚夫矣。

鬼吟詩

大中丞商丘宋公華筠廊偶筆載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碎吳蠶食罷柘陰稀甯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作與此小異。

楊妃襪

顧俠君秀野草堂詩社有分和无元人詠物題內揚鐵崖詠楊妃襪云天寶年來窄袖留幾隨錦被煖香篝月生簾影初絃夜水浸蓮花一瓣秋塵點翠盤思亂滾香拈金鐙憶微兜懸知賜浴華清日花底綉兒碧眼偷余叔蒼書曰楊妃襪以馬嵬遺事傳不得作宮中淫褻語因為詩云馬嵬遺襪窄勾傳連綉輕紅尚宛然天子蒙塵曾共走諸姨墮翠不同情空悲復錦難尋對賸有多情為奉錢一自亂離收拾得再回宮寢是何年俠君大為歎服○堯山堂載越中詩社鐵崖題楊妃襪有安危豈料關天

步。生死猶能繫俗情之白。詩集不載。

輕雲餘髮

謝氏詩源。輕雲鬢髮。如漆而長。每梳頭。立於榻上。髮猶拂地。已縮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蕪髻。於是女子多以紅青絲效其制。少陵贈美人詩曰。笛唇揚折柳。衣髮掛流蕪。

土神作伐

興化李石麓春芳。幼時。初上村塾。一負薪者。偶憩於土地祠門闕上。忽聞廟中語曰。今日李狀元上學。當掃除街道。負薪者起視廟中。寂無人。遂復坐。頃之。又聞神語曰。李宰相來矣。可速掃除。俄而疾風吹捲。街衢潔淨。負薪者異之。因坐候。見一人攜一童。捧書包而至。遂同進至學中。問其年庚。深相結納。不告以故。以女許字之。後縣中缺門子。人以李名報。遂點入師。以其聰俊。言於縣令。令留與兒子伴讀。應試入泮。人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石麓堅拒之。未幾登魁。選入宰輔。並不置妾媵。今子孫濟濟。科第不絕。皆負薪女之所自出也。

功名預定

吾郡周子靜名荃。天啟末。父以吏員為某縣典史。衙署有大樹。僕偶溺其上。樹神附其身。大怒曰。何為污我。當殺之。典史具公服拜求之。神曰。爾小官。誰理汝。時長子子丹名葵。年逾弱冠。已遊庠。荃亦總角。乃試令二子拜求。神曰。既憲副公拜懇。姑恕之。僕遂無恙。葵意憲副謂己。甚自矜詡。及鼎革時。金陵失守。荃安撫蘇州有功。命為開封守。陞青州兵備。竟符憲副之稱。

雷震譙樓

萬曆乙未三月廿九日。雷震閭門譙樓西南螭首。劈碎柱石。適是日吳邑侯袁中郎宏道上任。先是民間謠曰。吳縣知縣到。霹靂震得暴。分付閭門人家。家有響報。豈郎官上應列宿。天戒以示警。然在任二年。寄情詩酒。吳中名勝。題詠殆遍。改任順天府學教授。陞吏部郎中。

神女贈詩

盛弘之荊州記。宮亭湖廟神甚靈。望旅行過。無不祈禱。能使湖中分風而帆。秦少游宿湖邊。惜竹軒。夢神女贈詩云。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

方千舊隱

浙江桐廬縣西。有白雲村。唐方千故居。子孫至宋猶盛。范文正公詩。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子孫。

李霜涯

妾巷叢譙。杭城西湖。遇旱亦嘗龜坼。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十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潏潏晴偏好。遲者廉捕之。遺跡不知所往。

詩刺貪徒

客座新聞富陽俞克明。既宦而隣家有田。與他埜相連。每歲令人侵其畦。鄉民苦之。族人俞古章賦詩一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元來十度春。若使百年侵一丈。世間那有萬年人。

鬪草

熙朝樂事。杭城春日。婦女喜鬪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云。綃帕藏春。羅裙點露。相約鶯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笋芽纖指。偷摘遍綠徑烟霏。悄攀下畫欄紅紫。掃花階

褥展芙蓉。瑤臺十二峰。仙子芳園清畫乍。永亭上吟吟笑語。妬穠誇麗。奪取善多。贏得玉鐺瑜珥。凝素靨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綰胸帶空繫。宜男情郎歸也未。

乞巧

代醉篇。七夕乞巧。其來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卜。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陳列。穿針弄絲。為有風致。

鄭唐詼謔

駒陰兄記。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一老寫真乞題。唐題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雀呈祥。老人大喜。後有讀之者。曰。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有隸卒乞書門聯。唐書其左曰。英雄。右曰。豪傑。卒喜。具飲饌。乞足成之。遂書曰。英雄手執苗竹片。豪傑頭簪野雉毛。卒含怒。後以詼謔黜儒為吏。口占曰。生員黜罷去充吏。不怨他人只怨自。絲繸員領都一般。只是頭巾添兩翅。聞者絕倒。

賀啟草詔

文酒清話。李源作四廂太保賀啟云。伏惟太保。纓離五都之中。便轉四廂之職。紫袍

率地。牙笏當胸。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舊時攏馬。只是一箇。如今喝道。約勾十人。據此威風。下稍須為太尉。亦宜念舊。第一莫打長行。○宋王德偕竊執一士作詔。云兩條脛。馬趕不前。一部髭鬚。蛇鑽不入。身坐銀交之椅。手執銅鏈之錄。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渾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上殿。德被擒。士以此詔得免。又甲乙刺言。載某賀翰林啟云。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之生。俱堪捧腹。

堅瓠九集卷二終

堅瓠九集卷之三目錄

王春脚

劉楚先母

寧波地名對

蕭漢冲

茶比佳人

貧家婢自訴

妓誘曹翰

書種

猫說

猪齒白化佛

蜂為孔昇翁

討中山狼露布

討蜂檄

討蠱檄

除蠹魚露布

討鼠檄

討蜘蛛檄

蝨彈蝨封事

蝨表

蝨表

龜寶

募造銀河渡船疏

腐侯傳

甘雨開田

上虞上海

諸大綫

銀筆雪兒

樂官山詩

燈謎

占風聽角

筆塚

裏鐘

嚙鏃

詠筋

網巾詩

小碧箋題詩

蔡真人詞

楚明光

諧聲桂枝香

孫伯華

雙鯉化女

和神國

虞美人草

花醒睡

作詩求硯

丁字直下

店字可入詩

盧丞相題詩

不久詩

蟲詞

鞋盃

佳人出浴

相思詞

你你你

秦字

遺溺

飲器便壺

黨姬匹美蘧使

嘲禿

癩子

馮馴伊尹



堅瓠九集卷之三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王春脚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字春脚。後更名屏。天啟辛酉舉於鄉。戊丑下第。戊辰計偕。度已文必入彀。某公分較春秋。向與璫洽。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為詼語。論鬼神處。突云。如以為無。則慧娘之敲裴生之門也。麗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撒棘後閱落卷。則某果已魁。公閱所為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及璫敗。某果斥。辛未闈中。為我鄉陳文莊芝臺所拔。遂獲雋。

劉楚先母

明劉宗伯楚先母。素能文。一日其子借童子四五。自學中歸。夫人見築牆者五人。命諸子為破題。眾皆不能。請曰。毋試為之。母即應聲曰。人數比於舜臣。職業同於傅相。寧波地名對。

花宗師歲考寧波。嘗出一對以試士。曰。赭山灣上浪高低。魯般魯肅。士莫能對。因自對曰。白塔洋前風緩急。樊噲樊進。又嘗出對曰。一點胭脂。儼是桃花渡口。亦自對曰。

數莖白髮。渾如藕纜橋頭。

蕭漢冲

萬曆庚辰會元漢陽蕭漢冲。良有年十五。發科榜眼及第。仕至祭酒。性發慧。七八齡時。入官舫。謁一貴官。出句命對曰。官舫夜光明。兩輪玉燭。蕭對曰。皇都春富貴。萬里金城。貴官適有他遣。語去使曰。爾去即來。廿四弗來。廿五來。廿五弗來。廿六來。漢冲誤疑出對。即曰。靜極而動。一爻不動。二爻動。二爻不動。三爻動。貴官頗歎賞。

茶比佳人

茶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僊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曾茶山亦有移人尤物家。談誇句。此論雖妙。但恐不宜山林間。若欲稱之山林。當如毛女麻姑。自然僊風道骨。不免煙霞。彼桃臉柳腰。宜巫屏之銷金帳中。無俗我泉石也。

貧家婢自訴

一夕話。有貧家婢自訴詩云。貧家一婢任驅馳。不說傍人怎得知。壁腳風多寒徹骨。厨頭柴濕淚拋珠。梳妝娘子嫌湯冷。上學書生罵飯遲。打掃堂前猶未了。房中又喚

抱孩兒。曲盡婢女苦况。

妓誘曹翰

江南野史。曹翰使江南。惟事嚴重。累日不談笑。後主無以為計。韓熙載因使官妓徐翠筠為民間粧飾。紅絲標杖。引弄花貓以誘之。翰見果問主郵者。此女為誰。偽對曰。娼家。翰因命之。至旦去。與金帛。一無所受。曰。止願天使一詞。以為世寶。翰不得已。撰春无好詞遺之。及翰入謝。因留宴。使妓歌此詞。翰知見欺。乃痛飲月餘而返。

書糧

獨異志。柳德封積勤苦為學。夜燃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牕外有呼者。積出見之。見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積曰。與君為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日起視。皆漢時古錢。計一百二十千。終其業。明帝時官至東宮舍人。

貓說

松陵朱長孺鶴齡有貓說。借貪貓以喻墨吏。亦有激之言。說曰。余家多鼠患。藏書易被嚙蝕。隣家有貓。乞得之。形魁然大。爪牙甚銛。始至。羣鼠屏息穴中。私喜鼠患自此弭矣。迨月餘。患復作。終夜咋啞有聲。余怪而伺之。則貓與鼠甚昵。同寢處。若倡和然。

調其故。貓性貪嗜鮑魚腥。中厨所庖。見必竊食。鼠覺其然。凡貓之所嗜。鼠必預儲以遺之。貓啗而德之。遂一任所為。鼠始以形之大也。而畏貓。既以所嗜嘗貓。終則狎貓。泰貓利有貓共出。而為患也。益無忌。余乃嘆曰。甚哉貪之毒也。使貓無所竊。鼠其敢嘗之耶。貓既先鼠為竊。其能禁鼠之羣竊耶。畜貓本以捕鼠。而今反以導鼠。且昵之為一。是鼠魁也。曷若去鼠魁。而羣鼠之患猶或少弭耶。乃命童子鎖其項。繫其足。數而挾之。沉之於交衢之溷。

猪齒白化佛

崇寧間。衡州護喜縣民職氏。殺猪祭神。而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信信四日不食。劉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得肉如梅。色酣醅如醉玉。諦視之。如來像也。髮有珠如粟。紺目跣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鼂補之。從弟目覩其事。記於右。以示補之。補之為之贊。

蜂為孔昇翁

酉陽雜俎。龍門寺多古桐。有異蜂。音如吟詠。僧異之。網一枚置籠中。翌日。大蜂尋至籠邊。謂曰。孔昇翁為笠不祥。頗記否。然君已除死籍。何患。余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

紙君出為我寫星子詞。僧密聽畏而放之。

解豸討中山狼露布

季笠翁漁戲代獬豸討中山狼露布。蓋聞毒莫如蛇。猶效珠銜之報。暴寧如虎。曾酬
叢掩之仁。是類俱帶人心。伊誰獨仍獸行。如中山狼。食恩人一事。其出山逢敵。知九
死之難逃。負箭投林。庶一生之幸免。踉蹌遇客。安知非收利漁翁。倏忽行人。強使為
放生居士。俛首酷隣。狐媚。依人絕類。貓柔。某斷不勝慈。翻怪殺蛇太甚。仁能昏智。漫
言養虎何妨。拔矢簇於肋邊。心傷奇痛。拭瘡痕於血底。手帶餘腥。營兔窟以埋藏。解
鶉衣而掩覆。迨至敗軍大索。幾為從井之兩傷。猶賴詭語彌縫。始脫重圍。而再造此
誠。起死而肉骨。所當天報於糜身。奈何創血未乾。飽德之盟已背。酬私未効。飢腸之
餌先充。剝忠信之窮竒。聞而未覩。食德行之混沌。怪也難經。食人間斷不可食之人。
自貽伊戚。犯罪中萬無可赦之罪。國有常刑。豸賦性觸邪。備員治獄。歎孽畜頓忘其
義。憫善士幾喪其生。檄辭上告於獅王。定使山崩雷吼。罪狀風聞於狗監。須教爪嘍
牙吞象。應逞鼻捲之威。牛亦鼓角挑之勇。無勞虎卜。深山奮玄豹之韜。馬用狐疑。尚
方請白猿之劍。麋鹿有敗羣之觸。兇犀懷後至之誅。并討助虐之豺。兼殪輔行之狼。

剗心竿末。負恩之戎。首伏辜。食肉寢皮。戴義之興。情始洽。憫入懷。而活窮僮。還須引手於人。不識字而觸忠良。無許冒名為我。

討蜂檄

曹綠巖妻瑤討蜂檄。汝性生游冶。穢亂花宮。以鑽刺當生涯。藉偷香為活計。負蟲作子。輕傳尾上之鍼。擁土成媒。暗植腹中之劍。拚飛豈并。飄忽如狂。耀五色於吳明。梳盛白玉。集一隅於蘭若。奕話青桐。自誇金翼。盜官人比玉腰。花賊。遊陳主之後庭。因知顧曲。值隋宮之剪綠。猶逞相思。瑤階碧砌。無非游衍之場。綺牖瓊牕。都屬沉酣之圃。致河陽縣裏。莫保紅英。金谷園中。難留綠萼。輸將脾室。富上國之資糧。托體毗耶。奪洪鈞之亭毒。非僂翁何須化飯。豈楚王肯愛細腰。雖繁布金房。見於景純之賦。而配甘玉露。徵諸萬里之詩。然不是漁郎。輒向桃源問渡。非同貢士。偏從杏花傳芳。申生以此蒙冤。嚴薄因之進諫。是罪過蟲蠅。而莫赦。豈聲如鸞鳳。以姑原。某去暴除殘。誓無留種。捨房破陣。靡有孑遺。庶花鈴永護芳心。羯鼓頻催花蓋。奴移蓮步。擒飛燕之榴裙。變舞柳腰。映壽陽之梅額矣。此檄。

討蟲檄

楊升菴破蝨陣露布已見四集。近得董文友以寧討蝨檄復載於左。蚊本草澤細流浮沉等輩。飛鳴無日。宛在水中。趨避甚工。善伺人意。不料潢池赤子。羽翼已成。頓使四海蒼生。手足無措。遇明時而斂。海當午夜而橫行。暗室潛踪。布滿廬家。刺客葉簷列陣。悉懷毛遂囊錐。時而露宿草行。無不長噓短吸。為鬼為蜮。如虎如鷹。試看高卧北牕人。孰使裸衣邀月。且問倦眠西閣者。誰能露體迎風。聯牀語不休。已飽櫻桃之色。歌袴來何暮。非仍柳絮之輕。相與引類呼朋。因而負山奮翮。高郵女子。恐失節而露筋。南國吳郎。懼傷親而啓帳。縱舍人之啞謎。難忘東方寧齊主之開情。還憐白鳥屏風無障。未能敗我孫康。帷簿不修。自應入侍武墨。夜深滅燭。竟作椒房之戚乎。風動帳開。果為入幕之賓否。肆其利口。聚此纖人。使書生之白面堪憐。致少婦之紅顏可惜。自當盡除若輩。何不撲殺此獠。茲者梭眉士子。執燭姬兵。咸思手刃白徒。各欲扇揮青子。樓樓六月。頓興入衛之師。烈烈三軍。暗聽隔紗之令。煙騰隘口。策在火攻。網結空中。競投轅帳。剪除荆棘。彼無巢穴。堪棲。蕩拂塵埃。人知鼾睡可樂。制敵如療毛之易。推師有退舍之能。問爾漏盡鐘鳴。何顏復見天日。看彼蜂屯蟻聚。應同零落晨星。庶豹角乘羣。不得乘吾中夏。秦民閔關。莫能聞我房州。斯民有衽席之安。老弱

皆高枕而卧。嗟嗟膚受何甘。共悼肉刑之慘。血流已遍。難逃赤族之誅。行將露布宵聞。先此羽書辰告。檄移中夏。咸使聞知。

除蠹魚露布

怡庵雜錄載除蠹魚露布云。銅焦不擊。辟邪秦薰。攻討蠹魚。豎壘東壁。代狼烟以芸氣。淨微腥於墨華。露布傳聞。掃清戮力。竊惟犬牙相制。九天動夜戰之鼓。鼙孤鼠作奸。千燈舉秋明之烽火。非氣起鬼方之羶國。則兵銷武庫之陰風。乃有非羽非虫。蛇虺若長蛇列陣。出經入史。奔馳隱戰。馬挑鋒。貪神仙之畫。而五色為腸。蝕賢聖之精。而千秋晦蹟。殺字如草。假道猶龍。令烏跡蝌蚪之奇痕。恣如蠶食。取石鼓彝鼎之遺譜。怒愈鯨吞。暗伏潛埋。不畏十萬鐵甲。陰行詭道。時穿百二書城。因珣弓寶劍之難加。致斷簡殘編之莫救。鑽琅函而侵錦字。鄰架甚危。噴秘帙而闕寶符。天渠受毒。古人之糟粕幾盡。文章之神骨半埋。恨血盈書。冤聲震冊。即蜂腰螳臂。莫喻橫行。雖倒穴覆巢。終無嚴律。某等談兵驅祛。貽藥辟除。以筆花充劍花。開卷拂拭。假書草為檄草。澹墨清銷。蔡光豈下乘之火攻。犀照固奇計之水戰。剝膚髓髓。彼何力之能支。薰骨腐腸。悔惜書之已晚。俾學士冥心考古。觀風雲月露之全。令姬媿着意藏奇。無跡

辨光殘之恨。提書時發。馳報宵征。

討鼠檄

新安張山來湖心齋聊復集討鼠檄云。蓋聞啣衣筐篋。策兇起於仙郎。盜肉長安。劾罪嚴於老吏。蜡祭有迎貓之典。魏風垂去女之篇。倘擒捕之令不嚴。斯竊偷之風益甚。蠢茲鼠輩。敢肆鴻張。無小無大。托城社以棲遲。宜室宜家。藉厠倉為逋藪。毒數字內。害遍宮中。遺刀不畏。空傳却鼠之名。徒手無驚。枉作朱書之字。穴素壁以為門。羣稱有體。啣朱欄而作祟。誰謂無牙。祇善兩端。空餘五技。毒甚蠹魚。不僅食神仙之宗。壯同燕雀。竟公分米粟之儲。處窠中而詐斃。黥脫坡公。緣器上以難投。忌生賈傅。曰。鼯曰鼯。名稱非一。為鼯為鼯。種類繁多。傷郊牛之一角。獲罪於天。終永某之生平。盡歸乃腹。蘭匪當門。輒欲鋤其紫旣。梅方有實。每思芟彼青丸。鄴侯萬軸。手未觸而常污。彌勒三車。藏雖絨而莫固。壁懸焦尾。羣鷺誰斷七絃。案置楸枰。忽訝何亡四角。雖決東海之濤。難清其穢。罄南山之竹。莫盡其辜者也。爰草一篇。檄茲羣醜。倘能遠離營窟。遠遁山林。穴同鳥以無妨。渴飲河而莫忌。若其怙終不畏。安處無聞。必勅有苗。大彰天罰。執爾朋儕。豈溢他族。處此搗其巢穴。無俾遺種於茲。拔其毛而扼其吭。泣

血誰憐。食其肉而寢其皮。抱頭難竄。空遺後悔。莫贖前愆。此檄。

討蜘蛛檄

張山來討蜘蛛檄云。羅籀吉絢。奸人酷吏聯翩。里斷湯開。聖主賢臣輝映。守一見而必毀。龔含感而思歸。苟無穴氏屯兵。曷使昆蟲咸若。蠢爾蜘蛛。機巧為心。貪殘作性。覩其形狀。居然公子無腸。考厥簡編。僅見蠪蛸在戶。廊垂天之網。不須軋軋鳴機。布絡地之繩。亦且絲絲入扣。空中樓閣。妄誇經緯之奇。花底拱籠。漫擬絲綸之妙。風雨飄搖而不畏。罪可彌天。雷霆震撼而莫驚。奸能漏網。螢飛蜩舞。驅而納諸罟獲之中。蛾赴蠅投。羅而致之。口牙之內。充真似虎。偏能以逸待勞。巧不如蠶。輒欲倚強欺弱。深居織室。高坐繩床。千絲萬縷。無非戕害生靈。七縱八橫。總為傷殘物命。機心叵測。細比牛毛。私惡雖彰。形同馬跡。一網打盡。罔憐翅骨鬚纏。幾度絞成。誰與解粘釋縛。或投法網。欣從壁上而觀。偶觸情絲。密坐簷前以待。又况花間葉底。阻我徘徊。檻際欄前。妨予游衍。星戶當門。如入無人之室。盈窗遠屋。幾同乏僕之家。甚至半絲入目。頓類左盲。數網懸空。疑同捨阮。方憂早魃。傍屋角以添絲。正苦淫霖。雷中靈而戲水。東西遙度。恍如羅計經天。左右頻穿。儼似婦姑織錦。苟不急為除捕。安能久任猖狂。

爰徵破竹之軍。並集揭竿之卒。殺一命以安萬命。煥動歡呼。去毒蟲以保佳蟲。蝮翹感戴。斷脰截足。難布三面齊開。剖腹抽腸。務使寸絲不呈。此檄。

凡蝮彈蟲封事

嘉善龔肇權廷鈞戲為蝮彈蟲封事。褐衣小臣。蝮謹頓首上言。臣起自單寒。托身垢膩。本無尺寸之能。謬列冠裳之內。甘心韋布。名存抱樸之書。矢志青檀。解讀阿房之賦。雖族出蠆臣。行同佛子。景略挾之談兵。紀昌因而中的。若乃藏龍圖之袖。感遇非常。緣宰相之鬚。思加有數。常遊步兵之室。儼然八幕嘉賓。時進昭侯之廷。恒托股肱內郡。是用溫飽一方。安享半生者也。今有夏國蚊中子者。乘暗幸昏。因時干進。恃鑽刺為生涯。廣布虛聲於長夏。借彌縫為利藪。遂貽實禍於人間。五月五日。據臣要地。奪我膏腴。騁其負山之力。橫逆有加。施其訛喻之謀。征求無厭。芒刺蜂鍼。血產徒供其醉飽。雲屯烏陣。肉食莫饜其誅求。而且嬌鳴不已。驚翻被底之鴛鴦。好志難償。擾亂枕中之蝴蝶。臣自揣愚鈍。不能奮飛。故亡命於布衣。且隱身於敗絮。一生溫飽。頓為飲盜之資。半世脂膏。忽作壓蹊之禍。彼謂炎威之勢。何妨率獸而食人。當茲白帝秉權。豈容寢皮而剗肉。臣久逐遐方。不能進御。蚊罪惡已著。詎忍無言。利口已盈於

衆口宜揮帳下之青鋒。貪心不直於人心。難免淮陰之赤族。臣不得不據實以聞。

蝨表

董文友蝨表云。禁中獲鈍賊。蝨命湯泉郡侯族。烹之。蝨恐上表曰。血濺御衣。稽紹非無丹悃。腹垂過膝。祿山自有赤心。旣蒙秦養而肥。豈真肉食者鄙。臨刑伏訴。望闕求憐。臣本處禪微命。斂跡細流。庇查道之衲衣。比翰林之供帳。膚受之剋。雖見斥於蘇卿。世事之談。亦見譽於王猛。報薛嵩之德。為彼捐軀。感順帝之仁。寧甘餓死。懸磔而賞。紀昌之箭。乃試才長。入朝而緣介甫之鬚。曾經御覽。悚惶致敬。攀曲潛居。但因篤鈍之微材。罔答聖明之覆育。竊謂鈞深索隱。王法有所不容。吹毛求疵。微生難以立命。用是瘋憂思憤。因而奔竄。倉皇幼子已經手刃。豚妻亦被肉刑。乃大索十日以來。欲盡烹三族無赦。一從吏議。誰尋綿裏於江郎。久被幽居。安問龍圖之待制。重負君親之德。蹙蹙其何之。長違毛裏之情。遲遲我行也。伏願扶續常溫。解衣有澤。知臣猶出於曲謹。思臣未至於跳梁。洗千古黑冤。憐此黑頭之醜。念無知赤子。封還赤族之書。則雖做垢為居。亦將沒齒無怨。不勝待命之至。

鮑表

錦繡萬花谷。梁韋琳滑稽作鮠表。以刺時人曰。臣鮠韋伏觀除書。以臣為穆岳將軍。油蒸校尉。睢州刺史。臣聞高沙老嫗。非有意於綺羅。白鮠女兒。豈留心於珠翠。常恐鮠腹之譏。懼貽蟹巖之誚。註高沙白鮠並江陵武南地名。中多魚。鮠與鮠同。

龜寶

金華子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於淺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龜。長可以寸。旋轉不停。而瓶頂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象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取瓶投之水。象龜遂散。既而海船胡人聞之曰。此龜寶也。稀世之靈物。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惜其人薄遇而不能有也。慨歎久之。

募造銀河渡船疏

龔摩權戲為天孫募造銀河渡船疏。天潢絕漢。析水流津。萬里無雲。宛轉艮坤之域。七襄終日。昭回箕斗之躔。海客浮槎。取道識牽牛之渚。河源戴石。還家訪賣卜之人。既顯晦以含星。亦縱橫而繞塞。乃盈盈一水。相去幾何。而渺渺經秋。別離可奈。駟車有路。嗟欲濟以無梁。繡帳空懸。望所歡兮莫渡。傷心托鴛鴦機上。夜夜千愁。良晤當烏鵲橋邊。年年一度。彼長生殿私語中宵。而百子池為歡永久。人間七日。方綵閣以

流連天上雙星獨橫波而迢遞。緣溪寂處。帝女豈謂無郎。遠道相思。河鼓依然有婦。然雙情一意。行行自怯於褰裳。使萬古千秋。去去長憐於濡軌。汲浣沙之水。不能照妾真心。分織錦之絲。何處繡郎嬌面。會稀別遠。既缺蝶以成灰。室適人遐。撫轡翰而自惜。固懷私願。敢告仁人。沙棠產自崑崙。工能擇木。蓮葉携來太乙。我欲乘槎。共輸點雲之金。爰製凌風之舸。將使緱嶺神僊。謝鶴翎而擊楫。庶幾瑤池王母。偕烏使以刺舟。九華懸漢帝之燈。輝生桂棹。百斛置方平之酒。泛彼蘭橈。共慶良辰。齊觀佳會。相依錦纜。欲牛口於上流。還傍牙樯。濯鮫綃於巨潞。僊侶永諧百歲。伊人無隔三秋。

腐侯傳

台腐時價任味寒山椒子作記撰誥命曰。腐侯寵愛猛矣。獨其世次未詳。何以傳孫執升珠作腐侯傳。腐侯梅嶺人也。秦豆氏之後。其祖員時往來於穀城麥城之間。生二子。液淳。淳麤鄙。不為人齒。液稍流溢。亦生二子。長輕薄。且蚤謝。次醇粹如玉。人稱腐儒。是為侯。幼而脆弱。長漸博碩。與石氏友善。為如水交。切磋麗澤。石氏功多焉。時淮南王安新得國。招致賢良方技之士。盛談神僊黃白之術。賓至如歸。以故侯父子得為布衣交。天下由是稍稍知侯名。願一見為樂。然侯素居里巷。性迂疎淡泊。以明

志不樂見富貴人喜與樵夫牧子山僧措大相周旋婚祀宴會未嘗一預間與麴秀才遇愛其蘊藉約為忘形之友迨蕭氏有天下天監大通間天子用釋氏法行清淨長齋所食惟菜羹糲飯親幸同泰寺講說涅槃三慧名僧碩學四方觀聽嘗萬餘人先是秀才為青州從事時人為光祿乃疏薦侯曰臣不肖曾廁喉舌之班未貢沃心之益臣友秦豆氏清心白意一片腐忠願為皇上借箸其試之疏上召見與語大悅必共晨夕謂麴生曰與此君對如進我於元羹醴酒不復信有膏粱之艷也初授照倉即遷典饒累拜光祿大夫於是侯名益著上聞之曰卿門何如市也侯笑曰臣心固如水耳上由是益眷注不衰侯老而不怠友人為詩歌以美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比衛武云久之上疑其耄倦勤乃賜以湯沐命以土田食萬戶爵侯侯令歸老焉侯曰我以清白貽子孫不願是也時方寵固辭而不得世襲其蔭至今尤盛腐史氏曰侯與麴生其族皆滿天下而建寧一支與生尤為莫逆交以其水乳相得也乃清聖濁賸之品生藉劉伶輩以不朽而舉世食侯之德僅以腐儒稱之非有幸有不幸耶使非生汲引侯以席上珍終耳烏能世享侯爵於素封哉

甘雨開田

澠水燕談。夏文莊景初年十七。侍其父監通州狼山鹽場。渡口詩曰。渡口無人點翠煙。登臨尤喜夕陽天。殘雲若倚維揚樹。遠水難回建業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閒田。李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值錢。後之題詩無出其右。識者以謂甘雨過閒田。雖有為霖之志。而終無濟物之功。

上虞上海

上虞顏峰臯以進士令上海。自言善屬對。華亭張喻齋謂曰。生上虞知上海。生而知之者上也。請年兄對之。顏思良久無以應。

諸大綬

諸大綬幼敏捷。一日師出對云。涇渭同流。清斯濯纓。濁斯濯足。大綬對曰。炎寒異態。夏則飲水。冬則飲湯。後魁天下。

銀筆雪兒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劉命幕客馬彥承接。或贈詩云。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後矰螫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酬之曰。崇霞臺上神僊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客疑銀筆雪兒之事。

後或答聘常山。王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因問銀筆雪兒何出。韓曰。昔湘東王好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文章瞻麗者以斑竹管書之。雪兒孝密之愛姬。能歌舞。見賓寮文章奇麗者。付雪兒。叶律歌之。又問癡龍事。曰。洛下有洞火。曾有人誤墮穴中。行數里。漸見明曠。有宮殿人物。九九處。又見大羊鬚有珠。取而食之。及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僊九館也。大羊名癡龍。定辭亦問曠山在何處。或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耶。

樂官山詩

宋史稱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為盛德事。梅磎詩話載曹景彥金陵樂官山序云。南唐初下。時諸將置酒。樂人大慟。殺之。聚瘞此山。因得名。詩云。城破轅門宴賞頻。伶倫執樂淚沾巾。駢頭就死緣家國。魄死南歸結綬人。以名山詩意觀之。果不妄殺耶。

燈謎

康熙乙未。新正雨雪連旬。元宵後重整花燈。燈謎盈壁。採其佳句。如故退之曰。韓文公死了。遇丈人曰。阿伯那裏去。吳中婿稱妻父曰阿伯又有人名詩。古洞雪消春水漸。滿園紅

白鬪芳姿。亞父細柳皆英俊。衛國夫人脂粉施。隱竇融花榮楊雄。南容也。

占風聽角

錢武肅王門下葉簡善占筮。一日旋風南來。繞案而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已薨。須蚤遣使弔祭去。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使伸弔祭。簡曰。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本國悉預知之。王因遣使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楊氏大驚。先是渥欲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渥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兩人占驗亦神矣。

筆塚

古人重筆。用敗則瘞。令人委之糞土。似非雅厚。趙光遠薄遊襄漢。濯足溪流。見一方磚。積有苔痕。上題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霜。塚頭封馬鬣。不敢負恩光。後書獨狐貞節立。此蓋好事者瘞筆之所。

裏壇

陳刪詩。食雪天山近。思君海路長。王維詩。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温庭筠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筠末句尤奇。按武在匈奴。衛律絕其飲食。至齧雪吞糞。其號寒之苦。人所共知。若新序所載。衛律於大暑中。以糞

襄武暴之日中三日。此苦人多未如。

嚙鐵

朝野命戴隋末。嗇君謨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刀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尚未教汝嚙鐵法耳。是遠蒙之後。更有寧智也。

詠筋

朱淑真能詩。一方伯延入衙。以妾陪之。囑飯時令題筋。朱應聲云。兩家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兒脚便開。若要嘗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頭來。雙關妙句。聰穎可人。

網中詩

烏紗未解滌塵袪。一網清風兩鬢寒。篩影細分雲縷滑。碁紋斜界雪絲乾。不須漁父燈前結。且向詩翁鏡裏看。頭上受渠籠絡盡。有時怒髮亦冲冠。

小碧箋題詩

侯鯖錄。長安南山下。有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艷麗。下飲。

於庭。邀生同坐。酌酒甚歡洽。將別。出小碧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蔡真人詞

夷堅志。靖康間。陳東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東不顧。娼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開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所製。娼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錢。即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楚明光

吳寧野從先小牕清紀。王彥伯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楚明光也。唯稽叔夜能焉。彥伯請受。女曰。此非艷俗所宜。唯嚴棲谷隱可以自娛爾。鼓琴且歌。止於東榻。遞明辭去。

諧聲桂枝香

一夕話。有題崑崙奴傳桂枝香詞。每句首尾譜平入二聲。大有思致。其詞云。嬌娃低

叫蕭郎含笑。映牕紗體態輕盈。描不就形容奇妙。想牽情這廂。想鍾情那廂。撩人猜料。朝來心照。巧推敲。原非紫玉藏春院。盜取紅綃。黃夜逃。

孫伯華

崇禎中我郡孫伯華。面黃而胖。綽號糟蘿蔔。一日與人鬪口。為儼家灌糞。友人作詩嘲之曰。先生雅號是蘿蔔。濃糞淋漓不甚差。衆皆掩鼻趨而避。君獨甘心踐到家。兩鬢盡垂金絡索。滿頭俱戴木樨花。人人道是糟奇物。洗出方知孫伯華。

雙鯽化女

青田志。謝康樂。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雞溪。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鯽。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

和神國

小牕清紀。和神國地產大瓠。瓠中盛五穀。不種而實。水泉如美酒。飲多致醉。氣候常如深春。樹葉皆綠。絲可為衣。真僊境也。可謂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釀而飲者。人從

此國中來。切莫語嬾人。誤他飢寒大事。

虞美人草

雅州有虞美人草。聞行人唱虞美人曲。則兩葉搖動。按拍而舞。或唱他辭。則寂然不動。人謂英靈附物使然。卓佐車云。虞美人草猶湘妃竹也。但竹聞湘妃怨。未必無風自舞耳。及讀弔虞姬詩。精魂夜逐劍花飛。英氣化為原上草。草為虞妃所化。亦有據。

花醒睡

何僂郎

偉然

語吳允兆曰。凡花值日。如睡清露明月之下。纔見醒態。允兆因欲顏其

齋曰。醒花。吳寧野戲曰。只恐夜深花睡去。

作詩求硯

百家詩。錢次權以墨四丸。筆五枝。賜楊時可。楊戲曰。安得硯乎。次權曰。欲硯須一詩。楊作絕句曰。尖頭奴有五兄弟。十八公生四客卿。過我書齋無一事。似應終日待陶泓。○洪駒父有陶泓傳。

丁字直下

留青日札。天水姜平子仕苻堅。堅宴羣臣賦詩。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平

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堅悅。推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古作丁。上古作上。堅。蓋麗人。正所謂目不識丁者耶。莊子云。丁字有尾是也。

店字可入詩

錢塘白子藝藝術好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如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鐘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街坵。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韋莊。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巾。皆佳句也。至東之默數來時店。真擔夫語耳。

盧丞相題詩

澠水燕談錄。盧丞相多遊。誦死朱崖。旅殯海上。天慶觀。道士練維。一夜聞牕外有人讀書。審其聲韻。有類多遊。明日有詩題牕間。曰。南斗微茫北斗橫。喜聞牕下讀書聲。孤魂千里不歸去。辜負洛陽花滿城。明年歸葬洛。○硯北雅存。趙普以私憾。誦盧多遊於崖州。病卒。許歸葬。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啟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若釋氏得之。當張大其事。即今所稱無量壽佛矣。

不久詩

浮雲易散琉璃脆。此喻不久也。又水中之泡。風中之燭。亦未切當。近有一詩云。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天曉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更一字不可移。

昆蟲詞

有以蚊比妓。詠黃鶯兒云。名賤且身輕。遇炎涼。起愛憎。尖尖小口如鋒刃。可能痛人。可能癢人。嬌聲夜擺迷魂陣。好無情。偷精吮血。猶自假惺惺。

鞋盃

許少華鞋盃詞云。借足下權為李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兒大。鷓鴣鷓鴣總讓。他。把一個知味人兒醉殺。

佳人出浴

有作佳人出浴黃鶯兒云。衣褪自藏羞。似芙蓉映素秋。胸酥香潤蘭湯透。金蓮兩鈎。玉山汗流。起來漫倚欄杆後。粉痕收。烏雲半髻。嬾上晚粧樓。

相思詞

徐甜齋詠相思清江引云。相思有如少債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擔愁。准不了三分息。這本錢兒見他時方算得。又有春情折桂令云。平生不會相思。纔會相思。便害

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遊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遊子何之。証候來時。正是何時。燈未昏時。月半明時。其得相思三昧者與。

你你你

三人同在妓館。戲問妓何所留宿。妓云。你你你。都在我心肝裏。飲一杯品字茶。嘆一口川兒氣。恨不得化個姦字身兒。陪著個你你你。

秦字

大宗伯于公。夫人姓秦。有二媵。或作秦字。詩嘲曰。二大能將二小容。三人齊把小于攻。若把小于攻出去。三人無日不春風。

嘲笑

陳介嘲笑于雁兒。落云。似葫蘆怎解瓢。似湯鏟似銀鈔。簪不得道士冠。宜戴頂僧伽帽。呀頭髮遍周遭。遠看像個尿泡。如芋苗經霜打。比冬瓜雪木消。有些兒腥腥又惹得蒼蠅鬧。麩糟。只落得不梳頭。問到老。

遺溺

陳全嘲笑溺水僂子詞。佳人一貌不尋常。流出桃花賺阮郎。身軀兒須在陽台上。藍

橋水淹得茫茫。二三更泄漏春光。錦被裏翻紅浪。繡幃中波液長。一對戲水的鴛鴦。

癩子

嘲癩子駐雲飛云。癩子希奇。不長頭髮只長皮。裹不得天羅地。挽不得風流髻。塔帽
子扯齊眉鬢。尤露體。走向人前。一陣乾蝦氣。兩手搔頭似雪飛。

飲器便壺

卞渙若多鬚。坐間有一尹生者。卞乃戲出對曰。尹兵之杯寧為飲器。宋徵之對曰。何克之宅。果在河衝。尹生曰。卞鬚之嘴。實是便壺。一座絕倒。

馮馴伊尹

有一童善對。一客指知府馮馴語之曰。馮二馬。馴三馬。馮馴五馬。諸侯童對曰。伊有人。尹無人。伊尹一人元宰。

黨姬匹美遊使

窺王之隱。莫如伯玉家使。恨無女子匹美。讀野史見陶穀有妾。自黨進家來者。一日雪下。穀命取雪水烹茶。問曰。黨家有此景否。曰。彼麈人安識此景。但能於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亦可謂得主之神。恰好配此使乎。
堅瓠九集卷三終

堅瓠九集卷之四目錄

吳季斑般韻詩

童言成識

御屏十聯

月舟索衣

詩僧定交

化綿衣疏

門字無勾

慧空勝蹟

陳立興孝感

鄉飲濫觴

詩人志向不同

木屐

倪王齊名

楊升庵逸詞

李空同詞

文衡山茶酒詩

葛道人

念佛智慧

一破得士

冷官爭雪

檢屍篇

字帶刀鋒

鐵椎銘

韓彭報施

饅頭

成語破

解鳥獸語

畫學考試

貢土水冰

鏡中形

聽聲揣骨

衣中出火

孕毳心畫

猴種

查名

烏龍是賊

怕讀書

七七

道家五炁

天氣地味

陳眉公

駙驢侍狗

花酒

四書陳二

食薇衣葛

上大人

螢囊

巧對

數目謎

王子珩

楊妃小字

四乳

馮猶龍抑少年

蟹儂

朝廟享祭

墓中異物

承天府碑

婦人奇相

插秧婦

魚王石



堅瓠九集卷之四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吳季斑般韻詩

戒庵漫筆。吳匏庵書體學大蘇。李西涯試效其體。作斑般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撓奪蘇家行市之語。匏庵答之。往復各五首。中多警句。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羞。晚力欲追君鬢恐斑。搨徧吳箋尤送錦。搨殘湘管半無斑。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斑。雲間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雞自照斑。匏庵斑字曰。硯照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斑。長愛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爛斑。馬形始悟當書尾。羊羶何勞強索斑。寒蛩入戶聲初咽。拙鳥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曰。聊以師模歸有若。敢將文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終能九卻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楚般。匏庵般字曰。臨摹惡札勞唐紙。結構奇村得魯般。屢出漢庭陪絳灌。遠輸齊粟荷姚般。廉頗謝罪宜先蘭。趙鞅行軍已般般。聊伏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愠劉般。西涯諸聯已自載於詩話中。茲則并載匏庵句。以見二公之競藻於一時如此。

歷城殷士儂。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任編修。在內書堂充教讀。一日如廁。將冠帶卸於几。學生姜淮冠其紗帽。束其銀帶。如先生搖擺狀。殷猝至。淮急徐冠解帶。折斷帶簧。畏殷責。跪曰。先生勿責。後日當以玉帶賠償。殷喜而釋之。淮章渠祖有玉帶可賠也。後隆慶四年。殷果入相。賜玉帶。文官賜玉為殊恩。童言竟成佳識。

御屏十聯

澠水燕談。侍讀楊徽之。以能詩聞於朝。太宗索其所著。以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選十聯。寫於御屏。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浮花水入瞿江。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哭江為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梧葉雨聲寒。梁周翰詩云。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蓋紀實也。

月舟索衣

廣莫野語。吳郡詩僧月舟。居祇園庵。貧而好客。士大夫喜與之游。一日以詩簡春官。

顏寶之索衣云。西風吹破木棉裘。徹骨春寒似水流。摘取芙蓉難禦臘。製來荷芰不
禁秋。朝陽空補千層袖。戴月常虛一個舟。寄語故人顏戶部。朝衣肯為大顛留。寶之
見詩。贈衣一襲。

詩僧定交

客牕隨筆。永樂中汝南楊季學為成都府判。年甫三十三。嘗蒞新繁。過一寺。其長老
據座弗為禮。楊怒呼從者執之。下將加撻焉。有學諭趙弼大呼曰。判府莫草草。渠乃
詩僧也。楊命和吟字韻。僧即應聲云。敲動禪關驚鶴夢。徹開經藏聽龍吟。楊乃大驚。
遂與定為方外交。

化綿衣疏

豐城吳天祐寄食於杭。陳廷彩家。冬無衣絮。陳子蒙調之曰。能作疏文當為化主。吳
援筆書云。伏以捉襟露肘。誰憐原憲之貧。冬暖號寒。難免昌黎之歎。含羞在己。貽笑
於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蟻。一拙如鳩。身常苦飢寒。頗類吟詩之賈島。志不在溫飽。媿
非及第之王曾。雖字頗能識。而書頗能讀。然寒不能衣。而飢不能食。灞橋踏雪。難堪
手足之凌兢。剡水乘舟。無奈身心之顛掉。鄴侯萬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

身依柔柘之鄉。而長者擅絲綿之利。深筐大箔。價輕千鎰之黃金。溫繭柔綿。色潤三冬之白雪。眼見之而忽熱。心欲之而難言。既民胞物與之同然。宜推食解衣之不可。惠而好我。實為道義之交。勉爾求人。不覺言辭之拙。分我一團和氣。耐他千載嚴寒。高誼難忘。服之於膺而佩之於背。衆擎易舉。與不傷惠而取不傷廉。袁安免僵卧於洛陽。師道不忍寒於郊祀。若肯結緣秀士也。勝布施山僧。十謁朱門。何畏滿頭之風雪。一吹鄒律。頓回幽谷之陽春。通告斯文。圖成善事。謹疏陳氏父子勸習舉子業。占籍仁和。膺正統甲子鄉薦。而陳氏之門。自是無天祐之跡矣。

門字無勾

馬氏日抄。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厄。遂撒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明門等額。皆朱孔易所書。門字俱無勾脚。

慧空勝蹟

綠天胜說。太平周怡號都峰。任吏科給事中。素慕禪學。有名僧慧空者。自武菴來朝九華。還過太平。息肩三峰菴。菴僧曰。周公慕重禪教。請師訪之。師往。不遇而歸。題詩

於石壁上。停宿禪居石澗邊。三峰長與白雲眠。溪聲喚出波心月。竹影搖沉水底天。野鳥樹頭傳祖意。山花香裏送真傳。古今話到無心處。話到無心道自然。題畢即行。周歸聞之。多方尋覓。竟不得。所題詩句。日炙雨侵。墨蹟更現。今勒碑作勝蹟焉。

陳立興孝感

吾郡蠡口陳立興。家貧篤孝。母病。愛食城中王家糕。每旦入城買以奉母。七年無間。一日路逢道士云。我母亦有疾。思食此。能見予否。陳即與之。復入城買。比還則道士已持糕奉其母食之。病尋愈。立興夜夢道士授以藥瓢。濟人旦起。几上有瓢及一詩云。蓬萊僊境幾千春。四海逍遙不樂塵。勝地偶然間一玩。無端不見本來人。陳以其方濟人。東獲効。遠近神之。及卒。鄉人立祠祀之。永樂中詔訪天下靈蹟。瓢遂歸天府。

鄉飲濫觴

明高皇五年。頒鄉飲讀律儀式。訪年高有德。家所推服者。禮迎上座。不赴者以違制論。如有過而為人訐發。即於席上擊去其齒。從桌下蛇行而出。誠崇其禮而嚴其防也。年來不尚齒德。專取溫飽者。以克飲并不必赴。止設扁筵。遣官賚送。以應故事。所以有鄉飲始末大賓實錄之刻。請自今以後。過賓筵大典。必延至明倫堂。分賓抗禮。

則舉者不敢濫。而任者恐無有矣。

詩人志向不同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有美其山水之樂者。如憫其風波之苦者。六魯望云。一艇輕棹看晚濤。接羅拋下漉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蟹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口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明下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似一絲輕。浪花深處船如舞。只為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簷。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鬢鬢。唐伯虎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深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衡山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鱸數觔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寫景詠物各極其妙。

木屐

東方朔瑣語。載木屐起於晉文公。介子推從亡歸國。逃祿隱迹綿上。抱樹燒死。文公拊木哀歎。伐以製屐。每懷推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始此。○

按推姓王名光字推介休人故稱介子推。

倪王齊名

吳興王叔明。蒙號黃鶴山樵。趙文敏甥也。能詩善畫。與倪雲林齊名。元鎮寄詩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蹟。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月聞多事。曝畫繕書到夕曛。

楊升庵逸詞

楊升庵在滇中。歌樓妓館題咏殆遍。廣莫野語載王行甫得其題妓逸詞四闕云。醜造一場煩惱。只因此子恩情。陽臺春夢不曾成。枉度雨雲朝暝。燕子那知我意。鶯兒似喚他名。消除只有話無生。除去心頭重省。倚醉深闌朱戶。伴羞怕捧金觥。肯人彈淚繞花行。唱盡新詞懶聽。本是為郎調護。當初枉道無情。英雄摩勒肯重生。贖取佳人薄命。自有嫩枝柔葉。何須補柳添花。依聲昵語似雛鴉。腸斷東橋月下。香霧清暉何處。春風今夜誰家。五花嬌馬七香車。趁此小喬未嫁。玉指管生弦溢。朱唇語顫聲羞。動人一味是溫柔。為甚兩眉長皺。不慣秋娘渡口。乍離阿母池頭。□□太守最風流。肯許鳳求凰否。

李空同詞

李空同文章鉅手。不屑小製。客窗隨筆。載如夢令二詞云。昨夜洞房春暖。燭盡口口聲緩。閒步倚闌干。人在天涯近遠。影轉影轉。月壓海棠枝軟。不信園林春蚤。一夜徧生芳草。說與小童知。池上落紅休掃。休掃休掃。花外斜陽更好。詞亦風雅有致。惜本集不載。

文衡山茶酒詩

廣莫野語載文衡山茶酒二詩。真率可誦。詠茶云。絹封陽羨月。瓦缶惠山泉。至味心難忘。閒情手自煎。地爐殘雪後。禪榻晚風前。為問貧陶穀。何如病玉川。詠酒云。晚得酒中趣。三杯時轉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還應騎馬客。輸我北牕眠。

葛道人

竹坡詩話。錢塘葛道人無他技能。以業屨為生。得金即沽酒自飲。往來湖上人無知之者。一日為僧修履。口中微有聲狀。若吟詩者。僧怪而問之。葛笑曰。偶得句耳。問之乃曰。百轉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自是士人始知其為詩人矣。

念佛智慧

竹坡詩話。錢塘闕子東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為生。不識字。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一日輒能書。又能作偈。嘗作偈曰。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芋。麻縫敗袖。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蓋得觀音智慧力。而解悟者也。

一破得士

聞見卮言。順治中浙江巡按掖縣王賜谷。元曉觀風杭郡。海昌童子張仲張。英求試。王以不考童生辭之。張固請命題。適所坐案桌欹側。吏拾瓦片墊之。王即以墊桌為題。命作一破。張應聲曰。平其不平者。而天下無不平矣。王大悅。即送學道。時已發案。附於社生例。得隨例歲試。康熙己酉中浙省魁。癸丑成進士。

冷官爭雪

客牕隨筆。慶陽迤北水皆鹹苦。不能飲。土人每遇雨雪則貯之土窖。以足歲用。環縣有二教官相約。有雪則均分之。一日西齋者偶侵多。東齋不平。二教官遂關於堂。諸生聞之。有朝以詩者云。邊城瑞雪滿瑤空。或在西階或在東。兩個教官爭不了。如何

諸子坐春風

檢屍篇

大司寇長興顧箸溪應祥弘治中為江寧刑官。著檢屍篇云。檢屍復檢屍。檢屍何其多。一月三兩次。擊鼓復鳴鑼。委官下鄉村。絳衣列干戈。大戶因供給。宰殺猪雞鵝。下筭動盈百。一似蝗食禾。少有不遂意。平地起風波。臨場備百物。東移復西挪。不論是非。先打血滂沱。吏胥張饒吻。只索孔方哥。忤作更要緊。輕重由他呵。明明殺人者。錢多許私和。但涉疑似問。嚴刑巧織羅。爪牙猛如虎。證佐佞於鮑。有口莫能辯。如魚入湯鍋。幸而得解脫。所費恒沙河。問官以為德。罰取顏不醜。某處金若干。某處米幾馱。我令貸汝死。汝辦莫蹉跎。田園賣已盡。賣牛及馬羸。設官本為民。如此反為魔。緬述祖宗法。政令無煩苛。人命須勘實。請格驗真訛。原告苟不實。抵罪追教唆。所以民樂生。刑罰無偏頗。今也則不然。作聰明太過。事事必轉委。上下相沿拖。官更事忽變。堆案山差我。更僕不能究。翻閱頭欲皸。深入書上考。平反遭謹訶。網密靡不舉。節外又生柯。富者已累貧。貧者將奈何。不思古先訓。罪疑惟輕科。安得由也果。執法持太阿。坐令民不寃。蕩蕩樂堯波。顧公此篇。蓋感人命之至重。而歎司刑者之勿慎也。置

一篇於公座右。吏治民生。未必無補。

字帶刀鋒

馬仲履大壯天都戴。桃源縣三義廟在河岸。夏文愍言赴召。賊舟瞻謁。手書天地之氣一扁。又書聯曰。王業於今非蜀土。英靈到處是桃源。刺於廟中。後一御史見之。嘆曰。字帶刀鋒。公殆不免乎。未幾果被禍。

鐵椎銘

宋口林學士王德耀文炳為王千戶著撰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椎。銅山可破。椎不可缺。金埒可碎。椎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饗。上帝憤之。以椎卑著。椎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不一揮。元兇碎首。匪椎之重。唯義之勇。雖椎之功。唯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觔。物小用大。策此奇勳。椎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韓彭報施

通鑑博論。漢高祖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曹操執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謂獻帝即高祖也。伏后

即呂后也。曹操即韓信也。劉備即彭越也。孫權即英布也。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然於報施之理。似亦不爽。

饅頭

事物紀原。孔明征孟獲。人曰蠻地多邪術。須禱於神。假陰兵以助之。必以人首設祭。神則享之。為出兵也。孔明雜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麩。像人頭以祀。神亦享之。為出兵。後人由此為饅頭。○因話錄云。饅字不知當時音義如何。適與欺瞞同音。孔明與馬謖。誠有神妙之謀。非列寓言也。

成語破

浙江陳煒字木叔。更名玉輝。甲戌進士。時藝膾炙一時。曾記入云。則八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破題云。三命滋益。恭。一簋可用。享。用。二成語皆切當。聞鼎革時。不食而死。

解鳥獸語

博議得於闕覽。此理之常。至如論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鳥語皆應。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百鳥音。後漢書太史巍尚曉鳥語。魏志管輅知鵲鳴。非齊書張子信。宋史孫守榮。燉煌實錄侯子瑜。瑾東谷齋言陰子春。桂陽先賢書。

讚成武丁皆曉鳥語。益都耆舊傳。楊宣聞雀鳴。知前有覆車之粟。地理志。伯益知禽獸。語。翰府名談。白龜年曉鳥獸語。和菟有。書。王喬有解鳥語。鄭龍如偶記。明。國華能別禽音。又麗江麥宗幼入。龍山飲石盞中水。遂知禽鳥之語。而百。之言。無不通曉。左傳介葛盧解獸。詹何。聞牛鳴而知黑白。抱朴子。季。馬之言。梁典廷尉沈僧昭。閩南山。國有邊事。當選人丁。遼史神速姑。蛇語。東城老父傳。神雞童解雞語。

畫學考試

政和中歲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向酒家上著工夫。唯一人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已見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象皆束手。一人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香意表出。皆中魁選。又試蝴蝶夢中家萬里。戴德淳畫蘇武牧羊。卧草中。蝶舞其旁。皆良工苦心也。

貢土水水

前漢書。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南部新書。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史載藍田縣貢水。常在冬杪。如藍田不水。主吏宣命以祭。一久而成水。

鏡中形

人之吉凶。形於夢兆。猶是精神相感。乃有鏡中現形者。如宋璟未第時。每鏡中見影。成相字。故以相業自負。又嘉靖中杭州舉人張洽。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曉其故。明年辛丑。計偕。途過一人。與鏡中者相似。問之。乃會稽張洽。姓名又同。言前事。二人知中否必同。及發棧。果皆登第。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死於任。會稽者死於家。其應不爽。

聽聲揣骨

聾者聽聲摸骨。知吉凶貴賤。猶有聲可解。骨可摸。至北史載。盧大翼幼稱神童。後目聾。以手摸書而能誦。癸辛雜志。張五星聾。口口能辨寶玉。能別婦女姪姪。尤不可曉。衣中出火。

晉五行記曰。惠帝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眾咸怪之。其後后竟坐廢。明會中丞銑被逮。日衣上火出。竟陷大辟。物象通占曰。衣服出火主凶。信矣。天都載王司馬崇古腰玉。日衣上火出。撲之不滅。又萬曆戊戌。進士穆天顏。未登第前。火星常出其袖。幾欲焚衣。二事又為吉徵。不可概論也。

孕妊心畫

隆慶中。武林婦人柳凝翠。遊西湖。遂窮其勝。歸而有孕。後產一妊。堅不可破。家人得之懸之簷前。適有安南國人過。見以厚賂買之。隨以鋸分作數片。視之。皆西湖景也。○柳下閒談。梁溪一女。與某士有私。久之。士不至。女思之成疾。死後焚之。心堅不壞。剖之。中有男女交媾狀。如春畫然。

猴種

陸子玄聲雋。宋鄞人王某。以販馬為業。畜一獼猴。其妻夏日醉卧。適猴在側。因據腹而合。馬妻以為夫不之拒。及醒。乃大恚。撲斃之。埋於屋後。自是有娠。生二子。即應麟。應龍也。厥狀肖馬。長而精敏好學。不獲登第。一夕二子夢白衣老父謂曰。爾父葬處甚佳。能移上文許。立至富貴。二子以父尚在。不解其旨。以告其母。母夜半潛移其穴。如言葬之。未幾並登科。任通顯為名臣。

查名

癸軒瑣記。萬曆癸卯。慈谿楊克之字期。赴京會試。道出維揚。因行李匱乏。適一同僚友作縣。遂投刺告假資斧。友批查名二字。楊遂狼狽而去。來春揭榜。聯魁天下。因作

詩貽友云。蕭蕭行李上長安。此際誰憐范叔寒。寄語江南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尹得詩大慚。然楊之氣量亦淺矣。

烏龍是賊

硯北雜存。周延儒幼時。有神童之稱。而性頑劣。師以石硯盛水。頂之而跪。有友雷一聲。謁師見之。勸師放起。一聲曰。欲女作一文。延儒請題。一聲曰。卽以頂硯為題。延儒曰。一方端硯。勺水壓住。烏龍難擺尾。今朝幸遇一聲雷。扶搖直上九萬里。一聲曰。此乃大貴之才。師曰。貴則貴矣。但奸人耳。一聲曰。何也。師曰。烏龍乃賊龍也。何不言人龍。果聯登會狀。後相烈宗。以奸敗賜死。

怕讀書

有人譏怕讀書者曰。春天豈是讀書天。夏日炎炎真好眠。夏去秋來冬又到。且將收拾過殘年。可謂切中事情。

七七

論衡訂鬼篇。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以驗之。如人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日。以是推七七之說。不

過五行相尅之理。怡庵雜錄云。佛老有地府十王之說。蓋即十干之義。其五殿稱閻羅最尊者。以位配戊己居中故也。其有七七之名者。蓋取十干循環至七則尅制如甲子至第七日庚午。甲遇庚尅制。庚子至第七日丙午。庚遇丙尅制。更以十二支論之。一日子至第七日遇午為冲。一日丑至第七日遇未為冲。以其相尅相冲。故作善事為之禳解。易卦七日來復亦此義也。

道家五炁

道家有五炁。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七修類藁云。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桑柘木。自壬至庚數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海中金。自甲至庚數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霹靂火。自戊至庚數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澗下水。自丙至庚數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壁上土。數第一。故中央一炁也。蓋庚為金。金為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天氣地味

七修類藁天以五氣生萬物。氣無臭味。故風雨霜露自天降者皆無味也。地以五味

養萬物。味具形質。故地生者皆有味焉。然雨淡霜露甘甜。亦有形質。不可謂無味。

陳眉公

硯北雜存。陳眉公在王荆石家。遇一宦官。問荆石曰。此位何人。荆石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譏其在門下也。既而就席。宦出令曰。首要烏名。中要四書兩句。末要曲一句。合意令曰。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只是二女將誰靠他。客不克續。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幸負了青春年少。舉座稱賞。宦遂訂交焉。

駙驢侍狗

□□□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初登第時。□□□上侍郎寅之子。允修謁王之鄉某。
□□□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駙馬弟。乃兄。□□□此為駙驢。崔答云。即王侍郎兒。乃父。
□□□侍狗。聞者絕倒。

花酒

昔時有人欠某緞銀十兩。准酒三十罇。惧客索逋者。時值端午。某治具邀客。斟此酒酌客。以介紹者。客見而訝之。作詩曰。四時佳興又端陽。競渡爭看筵席張。豈意流霞

成五色似難。遊月進千觴。客疑良藥。攢眉飲。主若瓊漿。笑臉嘗。汲盡必須洗。盞酌杯中。滋味似糖霜。

四書陳二

明末吳郡有妓曰陳二。四書最熟。人稱四書陳二。一日與諸名士同飲。共說口令。欲言有此語無此事者。眾皆引俗諺。二云。緣木求魚。眾稱賞。一少年故折之曰。鄉人守籐者皆植木於河中。而棲身於上。以拽罾。豈非有是事乎。罰二酒。二飲訖。復云。挾泰山以超北海。眾競歎賞之。少年卒無以難。

食薇衣葛

韓子通解及列士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採葛為衣。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復得數日。夷齊思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人所知也。若食鹿乳及採葛以為衣。罕知者。○又劉孝標辨命論。夷齊斃野婦之言。按古史考。夷齊採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上大人

小兒初習字。必令書上大人。上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天下同然。不知何起。水東日記言宋□士晚年喜寫此。必知所自。又說郭中亦記之。大抵取筆畫稀少。童子易於識認耳。祝枝山猥談云。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為一句。上為一句。乃孔子名也。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為一句。乙一通言一身所化。士有如此。小生八九子。佳為一句。蓋八九乃七十二也。言三千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可知禮也。為一句。作猶為也。仁禮相為用。七十子善為仁。其於禮可知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燈籠。詢其家曰。聚螢囊也。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楊帝嘗為大囊。照耀山谷。丁製蓋具體而微。則囊螢不獨五車也。

巧對

□□巢先生。髻年善作對。所居相近田。中有巨石名石牛。旁有僧庵。曰石牛庵。偶同
□□某步至庵。某出對曰。石牛庵畔石牛眠。種得石田收幾石。先生對曰。金雞墩上

金雞宿銜來金彈

俗作

值千金。某稱寔。因□□得巧對。有糊糝上栗樹。喫栗殼落。某

□□蠲入菱窠。擒菱鉗連。但四字俗語所無。不佳。今改山童採栗用箱承。劈栗撲簾。先生思之未就。適童提菱一籃入。遂應聲曰。野老買菱將擔倒。傾菱空籠。大加歎賞。

數目謎

幼聞一至十數目謎云。百萬軍中捲白旗。天邊豪富少人知。秦王斬了余元帥。辱罵將軍失馬騎。吾被人言欠口信。辛苦無子夜自嘆。毛女受刑腰際斬。分尸不得帶力歸。一凡妙藥無人點。千載終須一撇離。近又見一謎云。燈兒下。金錢卜落。這苦心。一誰知道。到春來。人日俱拋。欲罷時。何能自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誰告。好相交。有上稍來。沒下稍。既兒難留白。少不得中間分一刀。從今休把仇人靠。千思萬想不如撇去了好。

王子珩

優人王子珩。鼎革之初。名噪一時。辛卯入都門。錢牧齋輩贈之詩歌。遂游公卿間。陳溧陽龔合肥輩。置之座上。或以優賤為言。陳云。愛聽高柳新蟬。當不計其轉丸時也。後歸里門。益驕奢淫縱。巡方東萊李公森先廉得其狀。捕而杖之。與僧三遮立械斃。

於閭門號令三日。大快人心。合肥聞之作王生輓歌五首。極其哀悼。

楊妃小字

玉環楊妃小字。李商隱詩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閒。如何漢殿穿鍼夜。又向牕前覩阿環。可證楊妃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鶴林玉露載唐狄昌詩曰。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鸞與辛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阿蠻又似妃之小字。況昌唐人。必有所據而云然。

四乳

文王四乳。見淮南子。又雜記載范鎮兄鎡卒。有遺腹子在外。鎮求之。兩蜀二年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然。驗之果四乳。聞見危言載浙中一女。亦四乳。上兩乳略開。下兩乳略近。如雨服兩驂。齊首如手狀。上者房小。下者房大。乳子亦僅用下兩房。殊形異體。不可謂世間無有也。

馮猶龍抑少年

馮猶龍先生。偶與諸少年會飲。少年自恃英俊。傲氣凌人。猶龍覺之。擲色每人請量。俱云不飲。猶龍飲大觥曰。取全色。連飲數觥曰。全色難得。改取五子一色。又飲數觥。

曰諸兄俱不飲。學生已醉。請用飯而別。諸小年銜恨。策曰。做就險令二聯。俟某作東。猶龍居第三位。出以難之。令要花名人名回文。曰。十姊妹。十姊妹。二八佳人多姊妹。多姊妹。十姊妹。過盆曰。行不出。罰三大觥。次位曰。佛見笑。佛見笑。二八佳人開口笑。開口笑。佛見笑。過猶龍。猶龍曰。月月紅。月月紅。二八佳人經水通。經水通。月月紅。諸少年為法自斃。俱三大觥。收令亦無。猶龍曰。學生代收之。曰。並頭蓮。並頭蓮。二八佳人共枕眠。共枕眠。並頭蓮。諸少年佩服。

蟹

世傳蟹與蛇相為牝牡。相為生化。有人發沙穴。見蟹與蛇俱。蟹暮出取食。跡在沙上。蛇輒出滅之。蟹遺子。蛇噓之始成。蛇久復為蟹。蟹三足者為能音耐食之殺人。馮元成云。能音台。天文斗奎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鼎三足。能亦三足。二在旁。一在腹中。甲蟲之有神者。人食之化為水。陸子餘庚已編。載太倉州民食三足蟹。身體化盡。止存毛髮。其妻為隣里所告。獄久不決。知州莆田黃廷之鞠之。令漁人捕三足蟹。出婦烹治。使重囚食之。有頃亦化。又郭相奎嗜蟹。行部瀘州。吏以蟹進。郭驗之。三足。乃投之江。作活能說。馮元成亦有戒蟹記。○王行甫耳談。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漁

人獲一蟹重八觔。酒家買置室中。夜半作人聲。明晨剖視。腹有老人長六寸許。首戴皮帽。毫髮逼真。又潁川王戶部某在通州。一日庖人烹蟹。中有官。旁列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戶部遂戒此味。康熙壬子夏。顧小謝家中烹一蟹。剖之。中有仙人長二寸許。五官畢具。首如裹帛。觀者甚衆。一人云。若能生得之。納於臂中。能知過去未來事。但血為彼食。三年後往往致死。此說未知然否。

朝廟享祭

稗史志異。道州有舜祠。凡過歲首。山狙羣聚祠旁。跳踉奮擲。狂奔疾走者五日。而後去。次嶺亦如之。三日乃去。上神謂之狙獺朝廟。又夷堅雜錄。梁山有漢武帝廟。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飛集享祭。近之不驚。徹饌然後去。云是武帝侍從捉之者病。

婦人奇相

聞見危言。嘉靖中仁和一女子。飲食異量。日以斗粟為率。閭里驚異。無人敢聘。學究鍾某家貧未娶。女父母憐其孤獨。許字之。鍾於是年發科。娶焉。成進士。開府粵中。鍾亦善啖。到任日。所屬供下馬飯。即坐驛中。徐徐獨酌。餽饌盡百餘器。夷民觀者咸畏。服以為神。終其任不敢蠢動。○又嘉興大家一女奇醜。面麻眼損。足跛頭禿。人無娶。

者。慈谿趙文華聖馬。戊子己丑聯捷。嚴嵩倚為心腹。擢顯職。後因倭亂持節開府浙中。移鎮嘉興。聲勢赫奕。所為頗不循理。賴醜婦賢明。時為勸解。有奇相者。必有奇福。以是知紅顏薄命。信夫。

墓中異物

黃巢亂。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崔堯封云。掘破牛山。賊當自敗。崔發卒掘之。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劍。自撲而死。巢未幾果敗。削髮而逃。宋張邦昌劉豫俱山東人。金人立為偽帝。人鑿其祖墓。各有異物飛出。二人遂不終。明李自成作亂。米脂令任丘邊長白大緩為自成發其祖墓。遍訪自成祖墓不得。下令查凡姓李墓掘之。乃有言自成祖墓者。掘得一物。鱗甲滿身。醜而灰之。自成遂敗死於羅公山下。

插秧婦

戴九靈插秧婦詩云。青袂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緊束暖烟青滿把。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江北婦女皆務農。其夫反謳歌擊鼓。風俗與江南不同如此。

承天府碑

歷誌萬曆甲辰。承天府闢土。得一碑。光澤照見人影。甚多。簇擁一偉人。騎白馬上。昇俄而天門開。一人袞冕迎入。比明碑上有字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雷震大雨洗去。

魚王石

莘野纂聞云。余家靈鷲寺橋旁。相傳橋東陸氏瀕湖石岸。有魚王石在焉。遇桃花水發。鯉魚千百為羣來朝。居民設網輒得魚。此水淺渚細流。不隣江湖。而魚又應候。屢至。不無靈異。後陸以坎築水窖。重甃石岸。得一石。半枕於河。長圓類鵝卵。殆所謂魚王石也。洩其靈。魚之朝宗遂絕。○余居後門。在橋之西。耆老為予言。嘉靖中尚有巨魚應候羣至。與伍公所言合。